老子翼

口 13
1927
1

1951
1

門口二
1927
1-2

老子翼序

老子ハ明ス道ヲ之書也而唐王真也者至ニ以テ爲ニ譚ヲ兵ヲ而作ルト豈其佳ヨシ兵ヲ善ヨシ言ヲ戰ヲ之言コト夫タ有ルニ以テ啓クテ之ヲカ歟余カ曰ク老子ハ非ス言フニ兵ヲ也明ス致スル柔ヲ也天下之喜ハ強ヲ者莫レ逾ニ於兵ニ而猶然レ以テ柔ヲ詘スル也即無キ之而不レ柔ナラ可カラ知ル已柔ハ也者剛之對

也道無不在而獨主柔而賓剛何居余曰老子非言柔也明無爲也柔非即爲道而去無爲也近剛非外於道而去無爲也遠故自柔以求之而無爲可幾也夫無之不能不有猶之柔之不能無剛也而建之以常無有夫建之以常無有則

世之仁義聖智不至絶而弃之不止也是亦歸於舉一而廢百者耳余曰老子非言無之無也明有之無也無之無者是舍有以適無者也其名爲輓斷有之無者是即有以證無者也其學爲歸根苟物之各歸其根也即芸芸並作而卒不

得命之曰有此致虛守靜之極也
蓋學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
即道見色而不見空故釋明色即
空得有而不得無故老明有即無
審知有之即無也則爲無爲事無
事而爲與事舉不得以擬之矣斯
又何絶棄之有故曰老子明道之書

也余幼好剛使氣讀老子如以耳
食無異也年二十有三聞師友之
訓稍志於學而苦其難入有譚者
以所謂昭昭靈靈引之忻然如有
當也反之於心如馬之有銜勒而
戶之有樞也參之近儒如契之有
合也自以爲道在此矣顧二十季

以來觸塗成窒有窒必有疑考古多乖有乖必有反蓋未嘗輙去於懷也頃歲困衡既久浸以成痾偃息之餘俄有獨寤乃喟然嘆曰鄉也未嘗不非意識而或思滅識以趣寂未嘗不貴無心而不知本心之自無知慕清淨而不知無垢之

非淨知有真我而不知無物之非我皆譚者有以誤之也自此馳求意見寂無影響而余夾幸爲無事人矣時友人翟德孚好言老子間舉巨相訊余以近寤疏之德孚未嘗不擊節也屬余章爲之解因取家藏老子故暨道藏所收徧讀之

得六十有四家博哉言乎其間叛
道離經之語雖往往有之而合者
爲不少矣吟言迴環繼以太息嗟
乎老氏五千言或以爲盡容成子
書列子又言谷神不死爲黃帝書
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
我老彭古之聖人可以明道不必

皆已出也況余之於斯秋毫之端
萬分未處一者乎於是輟不復作
第取蒔人所疏手自排纘爲一編
而一二膚見附焉德孚亾方解陰
符未竟也俟其成當並出以示學
者今姑敘之藏於家

皆

萬曆丁亥冬仲焦竑弱侯書

老子翼序

夫老子所貴道無為故其著書稱微妙太史公謂其言至深遠矣老子豈故創為異說以滋天下之惑必使人若其道而化哉夫亦見所獨到處甚高故其言始不與世合夫天地人物其初果有乎誠無之也探造化之根源發玄微之妙旨致虛守靜自有而

無乃可長生久視耶至若雄雌白黒剛柔耶與廼其所明御世之術恬淡無為之妙也詎淺又未深于道者所能測哉嘗攷軒岐氏之言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則所謂無為者蓋有自焉而非故為異說者也迨後世宗老氏者出群起而異之則各持所見喜為高論老氏之書不為天下裂乎吾发焦弱侯氏深嗜其言而洞析微旨于是窮搜傳採取其足以究玄言明至道者萃以成編命曰老子翼蓋可羽翼道德者乎余因而命工梓之叙其所自得者附云

萬曆戊子清明日王元貞孟起父書

老子翼目錄

卷之一二
采摭書目
上篇
卷之三四
下篇
卷之五六
附錄
考異

老子翼

采摭書目

洪武御註
開元御註
政和御註
開元疏
開元廣疏義
韓非子有解老喻老二篇
河上公註

嚴君平指歸
鍾會註
王弼嗣注
鳩摩羅什註
肇法師註
傅奕校定古本 唐太史令有老子註今惟古本一篇存
杜光庭廣聖義 後蜀廣德先生天復辛酉著廣聖義五十卷
陸希聲註 唐相
李約註 唐兵部郎魏子

顧歡註
李榮註
司馬氏論四卷 溫公
王介甫註
蘇子由註四卷 元符庚辰造
陸師農註 宋中大夫知亳州時造
張文潛義
呂吉甫註四卷 元豐間進
王補之義 无咎

王元澤註
程俱老子論見北山集
陳象古註二卷丞議郎建中靖國間造
陳碧虛藏室纂微熙寧間造
薛致玄纂微開題科文疏
李息齋註嘉謀著道德經先天道德經一解藏本
强思齋玄德纂疏二十卷乾德間造
章安解義十卷政和間進
江澂疏義十四卷政和間進

鶴林彭耜集註十八卷
董思靖集解
饒陽李霖取善集
趙志堅疏義
邵若愚直解本來子經與間造
程泰之註大昌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乾道間造易老通言
趙秉文集解宋學士
時雍全解
龍與觀碑次解無名氏

葉夢得解
劉仲平註
劉巨濟註 歷宋職方郎中
劉辰翁點校道德經
黃茂材註 知荆門軍淳熙間造
林鬳齋口義 希逸翰林學士景定間
白然清老子解 玉蟾
劉師立節解 真靜子紹熙間造
劉惟永集義 大德間造

丁易東解 石潭大德間樞密院編修
吳幼清註 澂
林志堅註
盱江危大有集義
鄧錡道德三解 大德間造
張嗣成訓頌 至治間造
李道純會元 至元間造
杜道堅原旨 當金人大德間造
原旨發揮

薛君采集解　黄亳州人考功郎中嘉靖間造
王純甫老子億　道武城人祭酒礼部侍郎嘉靖間造周易億四卷老子億四卷
李宏甫解老　載贄温陵人姚安太守所著有李氏春秋提綱老子解莊子内篇解心経
焦氏筆乘　余旧讀書所劄記間及老子者今悉附入

老子翼卷之一

北海焦　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明治四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本校出版部
氏寄贈

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可道

如禮不虛道之道常者恆久不変也毋者言物自此生也欲如性之欲也之欲猶意也情也徼竅通物所出之孔竅也又邊際也歸也陳景元曰大道邊有小路曰徼丁易東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或

以無名有名爲讀或以無與有爲讀然老子又曰道常無名始制有名是可以無與有爲讀乎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有常無常有爲讀者有無欲有欲爲讀者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正指老子此語則於常無常有斷句似也然老子又曰常無欲可名於小是又不當以莊子爲證據老子以讀老子可也

程俱論　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焉耳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爲乘者三漢爲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訓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迹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子著五千之文將以示天下迪後世蓋非退於道冥而獨於己者故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所具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

蘇子由註　可常耳今失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莫非道也而可道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常也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爲仁在義爲義禮智亦然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夫道不可道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夫其無名形而爲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矣自其有名播而爲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所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徼而不知其妙則麤而不神留於妙而不知其徼則精而不變矣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爲有有復而爲無未嘗不一也其名雖異其本則知本之一也則玄矣況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

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呂吉甫註　凡天下之道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有時乎而殆則非常道也凡天下之名其可名者莫非名也而有時乎而殆則非常名也萬物芸芸各歸其根而不知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爲道而至乎常則心凝形釋物我皆忘夫孰知道之可道而名之可名哉則常道者固不可道也故曰道乃久沒身不殆常名者固不可名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不殆不去是之謂常道常無名則無名者道也天地之所自而始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無無有無名有無無則一亦不可得有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無無有一而未有形也既謂之一則雖未有形且已有名矣名爲二而名之者爲三三萬物紛紛自此生矣故曰有名萬物之母知常曰明明則無所不見也故惟常爲可以觀方其無欲也則滌除玄覽而無疵于此觀其妙故曰常無欲可名于小矣方其有欲也則萬物並作而芸芸于此觀其徼故曰萬物皆

同

往歸焉而不知主可名于大矣惟小所以見其妙惟大所以見其徼也此兩者其出則同頒其名異而已其名異也其實未嘗異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欲未其所出皆不可得不可得則其所出也故同謂之玄玄之爲色黑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名之出玄有欲與無欲同乎一也同乎一也同乎一也玄之又玄妙矣然妙乎一矣未妙乎我矣未妙乎物也玄之又玄則同者亦不可得同者不可得則一之與名我之與物莫不皆妙也萬物之所以妙出于此而已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李息齋註　常者不變之義也物有變而道無變物之所謂道則无始无終天地有盡而此道无盡是之謂常常之爲道不可行而至不可名而得使其可行即附常道使其可名即非常名自太始有天地而真常之理已具于无名之初故无名爲天地之始及天地既判高下之名生萬物自是而滋故可以名者物之舟也聖人体真常之道以出入于有无之間故妙者

太道也无也徼者小道也有也吾欲觀其妙則與妙同大而歸于无吾欲觀其徼則与徼同出而遊于有即徼〻即妙〻即空〻即有其本同其末異故同謂之玄不独此也至于玄之又玄即能使衆徼之間无非衆妙之門言其于衆妙之間无揀擇而皆妙也

筆乘　徼讀如迫徼之徼言物之尽處也晏子曰徼也者德之歸也列子曰夜者德之徼皆指尽處而言蓋无之為无不待言已方其有欲之時人皆批以為有然有欲必有尽及其尽也極而无所更往必復歸于无斯与妙何以異哉故曰此両者同謂之玄雖然老子亦不得已為末悟者言耳实非舍有以求无也蓋其全有以求無則是有外更有無安得為无蓋當其有時实未嘗有此乃真無也故不滅色以為空色即空不捐事以為空事即空不然其所謂無者為對有之無而所謂有者為對无之有亦惡得謂之常无常有哉意安得知常者而與之一輪此

情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傾不平也生成形領和隨皆以喻美惡善不善相形而有處上

陸氏釋註　夫人之所謂美惡皆生于情以適情為美逆情為惡以至善不善亦然〻所美者未必惡所善者未必善所不善者未必不善如此者何情使然也夫人之性大同而其情則異以殊異之情外感于物是以好惡相繆美惡无主將何以正之故在乎復性而已何則情之所生必由

聲音符夫反

于性故聖人化情復性而至乎太同所謂有无之相生者情性也情性之相因猶难易之相成也夫為治者以情化性則性成以性正情則易成所謂長短之相形者美惡也美惡之相奪猶高下之相傾也所謂声音之相和者善不善也善不善之相資猶先後之相隨也于乎世之多故由此六者天下所以不治万物莫得遂性聖人將復其性先化其情善者固已善不善者吾亦因而善之使善信者固已信不信者吾亦因而信之使信故用无弃物教无弃人使在物无惡在人无不善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此之謂也是以聖人体无名則無為而事自定用有名則不言而教自行使萬物各遂其性羞无使之然者如天地之生物而不有其用如百工之為器而不恃其成如四時之成歲而不居其所夫惟如此是以其道可常其名不去也

疏註　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者先長短难易高下声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為長而有長于先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為前而有前于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當事而為无為之心當教而言无言之意夫是以出于長短之度離于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万物為我作而我无所辭我生之為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于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无為不言之報聖人且不知其為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聖人居于富貴而賤之之居于富貴而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名註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善之為善而欲之知善與乎適矣自出于道言之則雖美與善皆離也出是觀之則美斯惡矣斯不善豈虛言哉是故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是之謂有無之相生難事作于易而易亦由難之故無難是之謂難易之相成

有鶴脛之長而後知有鶴脛之短有鶴脛之短而後知有鶴脛之長短之相形以高爲是而百谷爲川瀆之源則高有以傾乎下以下爲是而川瀆爲百谷之歸則下有以傾乎高是之謂高下之相傾黃鍾爲君則餘律和之餘律爲君則黃鍾和之是之謂聲音之相和自秋冬而望春夏則春夏前而秋冬後自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冬前而春夏後是之謂前後之相隨凡此六者當其時適其情天下謂之美謂之善不當其時不適其情天下謂之惡謂之不善夫豈知所謂至美至善哉則美與惡善與不善亦迭相爲往來興廢而已豈常也哉是故聖人知其如此也以常道處事而事出於無爲以常名行教而教出于不言事出於無爲則終日爲而未嘗爲教出於不言則終日言而未嘗言則美與惡善與不善吾何容心哉若然者無往不妙無往不妙則萬物之作吾不見其作與作之者不見其生與生之者不見其爲與爲之者則雖作不作雖生不生雖爲不爲吾何辭何有何情哉此所以功成而不居也夫有居則有去在已

無居夫將安去哉

陸農師註 美至於無美者天下之眞美也善至于無善者天下之眞善也眞美離斯天下皆知美之爲美眞善散斯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故有無者以言乎其道難易者以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乎其體高下者以言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交感前後者以言乎其始終此勢之然也夫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者將以使人冥于眞善混于眞美復歸于朴而與天地爲徒與造化爲友者矣若然者萬物之作與之息與之入而不逆吾何容心哉

王无咎 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彼無心于爲也吾亦與之作而不有萬物之爲也吾亦與之成而不居萬物之生也吾亦與之爲而不恃萬物之成也吾亦與之命自然之理因物與時而非我也則吾亦何必辭

何必有何必恃何必居故曰萬物並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作然後生生然後爲爲然後成此其序也

息齋註　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于妙下可以通于徼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修身則身安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其所以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者歟此章言吾之本性自未始有物孰爲美孰爲惡孰爲善孰爲不善及有生既立形名遂分人皆知美之爲美而不知惡之名已從美生人皆知善之爲善而不知不善之名已從善起蓋天下之物未有無對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有其一未有無其二聖人知之必立于物之先順物自然爲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取善不捨惡未嘗執一未嘗不終日爲未嘗爲終日言未嘗言是以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作而不辭萬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生而不有方其有爲非我之爲順物而已故爲而不恃

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由其不居于未而居于先以吾所居者不可得而去是以物不餘去

吳幼清註　五者皆言其偶獨聲音不言者蓋止曰闢翕清濁則人不知其爲言聲音也言聲音則其有闢翕清濁之相偶自可知故止言其實而不言其偶也聖人以不事而事故其事無所爲以不教而教故其教無所言無爲不言則雖有美有善而人不知是以其美其善獨尊獨貴而無可與對若有爲之事有言之教則人皆知其爲美爲善而美與惡對善與不善對非獨尊獨貴不可名之美善矣老子一書之中凡諸章所言皆不出此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

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治去聲無知之知如字知者之知去聲夫音符王輔嗣曰心懷智腹懷食骨無知以幹故強之志生事以亂故弱之

蘇註　尚賢則民恥于不若而至于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于無有而至于盜見可欲則民患于不得而至于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難得之貨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于前而盜賊惕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衒可欲以亟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不以二者衒之則民不知所慕澹然無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矣師因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爲無爲也

呂註　聖人知夫美斯惡善斯不善而我無容心焉故雖齊天下之齊因在而已而賢非所尚也聚天下之財養人而已而難得之貨非所貴也民之爭常出于相軋民之盜常出于欲利知貨非上之所貴則不出于相賢知賢非上之所尚則不爭矣故曰舉賢則民相軋民之盜常出于欲利知貨非上之所貴則不爲盜矣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君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也我皆不見其可欲則心不亂矣然不尚賢者非遺于野而不用也不貴難得之貨者非委之地而不取也內不以存諸心外不以遺其迹而已矣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藏神而腹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虛而腹實矣腎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虛而骨強則常使民無欲也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貨非上之所貴則爲之非所利故不敢爲也夫唯知此則爲無爲而無不治也

李宏甫註　爭盜之原聖人啓之也故上者爭善其文志亂矣惡能治乎太上於此益眞有以治之哉亦曰不見可欲而已夫腹之所以不充者心累之也今一不見有可欲可貴之事則心虛而腹自實矣骨之所以不剛者志敗之也今一不敢爲悖亂爭盜之事則志弱而骨自強矣所以然者無欲故也夫民生有欲無知則已聖人者又日引之使有知也陳之仵義禮樂導之以啓其無涯之知而後從而節其無窮之欲祭之事以啓其無涯之知而後從而節其無窮之欲是猶汎濫滔天而徐以丁葦障之也胡可得歟太上則不然常使混混沌沌無有知也無有欲也縱有聰明知識者出欲有所作爲而自不敢則天下皆歸于無爲矣夫無爲由于無欲無欲由于無知夫一人何以能使民之無知哉日太上者固自謂未嘗有知也固不見有可以治乎民者而使吾心之欲之也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冲本作盅器之虛也李約云帝生物之主也羣化皆虛後唯道獨居其先象似也道性謙故不言定處其先而云似

蘇註　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爲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于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攜也不流于妄不攜于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奔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然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帝先矣而又先于帝則莫或先之者矣

更考作似有

呂註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則沖者陰陽和也陰爲虛陽爲盈道之體則沖而其用之則或不盈其體沖也故有欲無欲同謂之玄其用之不盈也故虛心弱志而常使民無知無欲唯其如此故淵兮似萬物之宗而求其爲宗者固不可得也似之而已然則何以得此道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而已心出而入物爲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乎天光光者塵之外在光不蹶故和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塵不昧故同之而不異夫唯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似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清也或不盈者非可以爲定存也盈虛存亡吾無所容心則吾安能知其所自生哉見其生天神帝而已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蓋有吾有知有誰而道隱矣吾不知誰之則亦不知也吾矣此眞道之所自出也生天以先象於帝以始帝則其爲形器之先可知矣

息齋註　道沖虛而妙迫而取之若不可得故曰或不盈然其深妙愈用而愈不窮物物自道而道未嘗物故曰似萬物之宗古之學道者未嘗有進而必爲之志挫其銳者不必爲也未嘗有良而不爲之心解其紛者無不爲也未嘗取善而爲美和其光者不取善也未嘗惡惡以爲非同其塵者不捨惡也湛然自住而不住于湛始故不知誰之子吾不知其先故象帝之先

邵弁註　銳者所以爭挫其銳則解紛矣光者所以辨和其光則同塵矣上二其字以已言下二其字以人言

宏甫註　夫沖漠而不盈者道也而用之者或見其盈則失其所以沖漠者矣故淵乎常止雖萬流淡一似萬物之宗而非有以宗之也故常挫其銳以示不能解其紛以示不用和光以遊于世同塵以譎于俗湛兮常寂似亡若存焉耳然此果伊誰之子乎

吾恐此道也雖黃帝未易當之意者其在帝之先歟
夫海爲衆流之宗而海無有也但見其淵乎而已矣
聖人爲萬物之宗而聖人無有也但見其湛乎而已
矣彼騁能挾才露光耀衆者皆自以其有而求通于
物者也非萬物之宗矣夫惟無其宗者
乃可以爲萬物之宗而其誰能信之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
窮不如守中

橐他各反橐籥冶鑄所用致風之器也
所以鼓橐也屈鬱也抑而不申之意數音朔屢也

蘇註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以爲狗設之于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弃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于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排之有橐與籥也方其一冬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爲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爲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爲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呂註 夫道冥于象帝之先而不知誰之所自出則體此道者仁惡足以名之哉夫仁人心而已矣天地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百姓爲芻狗芻狗之爲物無所事仁而畜之者也萬物者與天地同體者也百姓者與聖人同體者也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則其視萬物百姓亦若是而已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何所事仁哉夫唯不仁是之謂大仁然則天地之間其猶橐籥固可見矣蓋橐籥之爲物雖其虛而不屈所以動而愈出者也則人也而體此道者言出于不言而已

言無言則爲無爲可知也發于聲而爲言見于事而爲爲或言或爲其實一也何則言爲之體如是而已不知此則言不出於不言言不出于不言則異乎槖籥之虛動矣其多而數窮不亦玄乎孔子曰夫今之歌者其誰乎知此則知言出于不言矣言出于不言人莫不然也然而不能者以其心不麗乎有則麗乎無不麗乎取則麗乎捨不能適與道相當故也不有不無不取不捨而適與道相當者是之謂守中守中而不已則知言之所以言矣則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爲發也

王純甫註　芻狗喻聖人過化之妙槖籥喻聖人存神之妙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此老子自危自戒之言也蓋道本不可言而所以言之以不仁道本不可名而狀之以槖籥知者固得意而忘言矣不知者不暗其真而徒與我嘵嘵也則吾說窮矣中也者中也虛也無也不可言目名者也守此而心思路絕言語道斷其何窮之足慮老子著書談道而其言如此則其不得已之心爲何如也後世學者果不得于芻狗

百姓之言而遂疑其有生芥斯民之意且曰中藏之慘刻原于道德也自史遷已然況其他乎此即多言數窮之一驗也老子蓋預知之矣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喻也以其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微妙莫測故曰谷神牝能生物猶前章所謂母也謂之玄牝亦幽深不測之意薛君采曰老子書其遺詞多變文以叶韻非取義于一字之間也如是謂玄牝則讀牝如七以叶上句曰玄牝之門則特衍其詞與下句相叶或隨語生解既付玄牝之指一處爲玄牝之門則失之矣

蘇註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邪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

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所存而不可見也能知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呂註　谷有形者也以得一故寂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有形與無形合而不死矣古之人以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說是也合則不死不生不生者能生生是之謂玄牝玄者有無之合牝者能生者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道之生天地由此而已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以爲亡邪則綿綿而未嘗絕以爲存邪則惡覩其存哉若存而已若亡而非絕若存而非存則吾安用之存之無所容心胷合而已何勤之有哉

杜道堅註　列子亦有此章然不言出于老子而言黃帝書則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爲多知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雜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述古聖遺言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蘇註　天地雖大而未離于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于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也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于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不物耳聖人亦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求以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呂註　長短形也久近時也天以時行者也嫌不足于形故以長言之地以形運者也嫌不足于時故

以久言之天地之根出于玄牝玄牝之體立于谷神之不死不死則不生生者能生生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不自生故能長生猶谷神而已矣然則聖人蓋以有其身爲累哉綫于不得已而物莫之能害故曰外其身而身先立于無何有而物身外其身則公而無私也乃能成其私矣無私

程俱論 天地人一原耳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而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今一受其形而爲人則認以爲已曰人耳人耳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則騁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身愈病其不爲中道天者亦幸矣老氏之旨如此而未之思者以謂黃老之徒率畏死而求長生者豈不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世之喪其生者蓋多以有其生爲累者且猶老氏之深戒而謂其

外于道而求生者乎未之思也

息齋註 天地生施生之道在天地未嘗一日捨由其施物不已其生物不測天未嘗愛其施地未嘗息其生是之謂不自生由其不自生萬物恃之以生故能長生聖人亦然知此心不變不壞浩然與天地同流故于此身無可愛者一心之運知無不爲舉措之間無非善利由其所得以非身爲身故天下之有人所以不能成物者以其自私也我無自私故能成人之私物得其私我得其得是謂兩得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處上聲惡去聲幾平聲治去聲夫音符尤過也

蘇註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爲善循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于形則于道有間矣故曰幾于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于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潤澤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于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呂註　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謂之繼則已離道而非道之體矣上善者道之所謂善者也故若水焉蓋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而上善亦然則雖未足以爲道幾于道矣汪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下之也故以居則善地蜺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故以心則善淵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故以與則善仁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以言則善信其派爲川谷其委爲瀆海故以政則善治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故以事則善能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故以動則善時要之出于不爭而以居善地爲本故曰夫唯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故無尤

吳註　上善若水者蓋水之善以其灌溉浣濯有利萬物之功而不爭處高潔迺處衆人所惡異汚之地故幾于有道者之善也彼衆人所善則居之善必得地心之善必如淵淵謂靜深與之善必親仁與謂佩佩仁謂仁人言之善必有信政之善貴其治事之善貴其能動之善貴其時時謂當其可也者之善皆擇取衆人之所好者爲善可謂之善而非上善也夫唯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于處下有似于水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怨咎衆人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

宏甫註 言天下之善者莫善于水而聖人之善若水何謂善蓋凡利于物者或不能以無爭而能不爭者又未必能澤于物也水之善固利萬物而不爭者也何以見其不爭也衆人處上彼獨處下衆人處高彼獨處卑衆人處易彼獨處險衆人處順彼或處逆衆人處潔彼或處穢所處盡處衆人之所惡夫誰與之爭乎不爭則無尤矣此所以爲上善也君善地七句皆聖人利萬物而不爭之實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揣初委反遺唯季反持而盈之謂盈而持之也揣而銳之謂銳而揣之也古文多倒語耳懼其溢而左右以枝之曰持懼其折而節量以治之曰揣

蘇註 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如揣之不可必持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月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天地尚然而況于人乎

呂註 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勿溢則如勿盈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勿銳故曰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然則何以免此患哉法天之道而已矣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所以無私而成其私也封人之告堯曰退已其法天之道之謂乎

元澤註 持而盈之有意于有所以失之唯忘有有之爲有而有之以爲有則無失無溢矣揣者巧于度情銳者利于入物自事物無盡而吾持一身以遇其變則揣銳之工有時而困矣豈可長保乎故至于

人因時乘理而接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所應不窮也寒暑相推物極則返陰陽代運天道固然而世之愚者一遭其變一犯其名則終身有之認以爲己曾不知造化之密移吉凶之倚伏故終至于坐蒙憂患無以自存唯至人不然藏金玉而不寶居富貴而不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窅然不知其在彼形在我形然則豈持盈以爲悼揣銳以爲工乎苟非無我之妙其何以與于此天之道大矣而莫尚乎是

劉師立　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易淫戒之在激功成名遂必危在乎知止而不失其正此言深欲救人謂非必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之域皆可勤而行之

息齋註　知其盈而持之不若未嘗盈之爲善也知其銳而揣之不若未嘗銳之爲得也知盈而持知銳而揣已爲不善況盈而不持銳而不揣者乎盈而益貪銳而益驕金玉滿堂莫知其止富貴而驕未能驕物先喪已心是爲自遺其咎四時之運功成者退天道如此況于人乎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載乘也營如經營營之營營魄雖滯載而乘之止皆于義未協言魂魄者雖近但不曰魂載魄而曰載營魄後人亦何從而知其指言魂也況以此載彼離而二之亦非抱一之貞乎滌如水之濯除如糞之除天門以此心而言開闔以心之運動變化而言莊子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本此畜字入反養也長上聲宰制也

蘇註　魄之所以異于魂者魄爲物魂爲神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爲物故雜而止魂爲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于人爲性而性之妙爲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爲物遷雖以魄爲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聽于魄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于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鬼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于古之眞人深根固蔕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鬬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爲柔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如嬰兒極矣聖人外不爲魄所載內不爲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于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于性等齊

淨穢而無所瑕疵矣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干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以害之治國者適以亂之也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得而患失則先事以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莫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爲雌者亦不失時而已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于臨變莫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于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呂註　夫人之有其身久矣而欲退之以體天之道而不爲功名之所累者豈不難哉然亦有道矣人

生始化曰魄魄與精爲一則寂然而已既生魄陽曰魂魂與神往來而魄旁精出入則魄隙而不營一離而不抱矣載者終而復始之謂也營者環而無隙之謂也雖已爲人矣而載營魄抱一湛然無爲如其生之始化則能無離矣能無離則專氣而不分致柔而無忤而能如嬰兒矣能如嬰兒則滌除悔吝玄覽觀妙凡動之微我必知之而能無疵矣所以養中者如此則雖愛國治民不以事累其心而能無爲矣內之滌除玄覽而無疵外之愛民治國而無爲則天門開闔常在干我而能爲雌矣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則明白四達而能無知矣道至于無知則眞知也是其所以人貌而天也夫何功名之累哉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乃其所以爲天也玄德無德之謂也

息齋註 載初也營造也魂人之陽魄者人之陰自初造魄抱魂于魄能使魂魄相抱一而不離乎嬰兒者陽氣未散內和以柔非嬰兒之能然乃專氣之效不期致而致之故專氣致和一而不雜能如

兒子乎超然玄覽非不善也然此心未忘則不足以語道故能滌除玄覽使之無疵乎以愛愛民愛始不周以事治國國始不治清靜臨民民將自化故曰能無爲乎陽動而開陰靜而闔一開一闔變化所出然動而不已必窮動已而闔守靜養動故曰能爲雌乎內外明白中心洞然雖不涉事爲然猶爲靜塵所累必能自知無自然後知不爲疑故曰能無知乎聖人于物生之若父母畜之若子孫然生而不敢以爲有爲而不恃以爲功長而不以爲主非體玄德不能矣

雲南註 人知魄之載營魄載之則不神魄載神而不知神之載魄載魄則神一則神魄自不相離而庶乎知神之爲矣營營衛也夫嬰兒百無一知也而其氣至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則可爲抱一矣瑕疵未絕則玄關不開則形質罔閡滌除玄覽而能無疵則可爲抱一矣愛民治國非神其誰爲之而不能以無爲也故知抱一者不欲分心以愛民務愛

民者不免役神以治國是一之也安能抱一而無離乎天門開闔非神其誰主之而不能以自生也故真開則將不待迫之而自起有闔則逆不能無事而當定是內淫也安能抱一而無離乎此無他皆起于不知神之所爲故也夫神至虛也虛則自然明白神至靈也靈則自然四達而其誰能離之然惟莫有知也是以無知能無知斯知之矣有知則魄載神無知則神載魄神載魄則一魄載神則二故不可以有知也又不可以不知也知此者是謂玄德夫玄德深且遠矣是故可生而不可有可爲而不可恃可長而不可宰嗟乎盡之矣

第十六章

古者魂魄或合而言之左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陽曰魂是也或分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也太氏清虛則魄即爲魂任著則魂即爲魄如水凝則爲冰泮則爲水其實一耳夫魄之營日趨于有而此云載者知七情無體四大本空如人載於車舟載於水乘乘然無所歸也如此則化有爲無滌情歸性衆人離之而爲二我獨抱之而爲一入道之要孰切于此專氣致柔者老子曰心使氣曰強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故心使氣則強專於氣而不以心間之則柔夫專氣致柔所謂純氣之守也非嬰兒其孰能之玄覽玄妙之見也疵病也衆人之疵粗而易除學者之疵微而難遣何以故道之所謂疵則學者狃之爲獨見者也金屑雖精入眼成翳以覺爲礙以解爲縛可勝病乎是故當滌除之也老子之示人可謂盡矣然智者除心不除事愚者除事不除心苟其誤認前言不至以乾斷爲學者幾希故又示之曰我言載營魄者非拱默之謂也即愛民治國而能無爲也所謂爲無爲也專氣致柔者非攀閉之謂也即天門開闔而能爲雌也所謂雄守雌也滌除玄覽者非晦昧之謂也即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所謂知不知也夫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其于生之畜之爲之長之皆不廢矣而無爲也爲雌也無知也則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也非玄

德而何關尹子曰在己無吾形物自著莊子曰老子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說亦甚明矣緒老子者猶謂其棄人事之實而獨任虛無也則未攷其文而先有意以誣之昔耳豈不妄哉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轂古本反輪所轉也考功記曰轂也者所以爲利轉也當平聲埏始然反埴市力反考功記曰埏和埴黏也和水土燒以爲陶也半門曰戶牖窻也

蘇註 蓋知盡物以爲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觀其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知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呂註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車吾所乘也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器吾所用也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室吾所居也乘則觀乎車用則觀乎器居則觀乎室其用未嘗不在于無其則不遠矣至于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用者何邪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有有之爲利而無無之爲用則所謂利者亦廢而不用矣有無之爲用而無有之爲利則所謂用者亦害而不利矣是故聖人而未嘗有物也所以爲無之之用出而未嘗無物也所以爲有之之利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吳註 輻輪之轄也轂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也埴土之黏者爲器謂以水和黏之土爲陶器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故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然車非轂館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

軸者爲用器以容物者爲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人之實腹有氣所以存身所謂爲利也虛心無物所以生氣所謂爲用也故取三物爲喻

薛君采 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即有而發明無之爲貴也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借數者而曉之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令並平聲爽平聲芒也行去聲鳩摩羅什曰不知即色之空與聲相空與聲盲何異爲腹猶易見其旨之意不爲目猶陰符機在目之意本約云目無厭聖人不爲腹知足聖人爲之目視外故云彼腹實內故云此

蘇註 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于性方其爲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於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于馳騁田獵未嘗不爲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爲病而聖人獨以爲福何也聖人爲腹而衆人爲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于內者也

呂註 目之所以爲自者色色而非色也屬乎五色則失其所以爲自而無異乎盲矣耳之所以爲耳者聲聲而非聲也屬乎五音則失其所以爲耳而無異乎聾矣口之所以爲口者味味而非味也屬乎五味則失其所以爲口而無異乎爽矣萬物無足以撓之者心之所以離而聖也逐乎外則罔念而發狂矣事莫不然而馳騁田獵爲尤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行所以全也求乎外則辱殆而行妨矣物莫不然而難得之貨爲尤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有見有欲之追求取此無知

無欲之虛靜也

息齋註 目能視色然目以色盲耳能聽音然耳以聲聾口能嘗味然口以味亡用徹馳騁取貨無厭皆由心能取而生然亦由能取而喪蓋神藏于內而耳目心口分神之用爲視爲聽爲嘗爲知若視不出色是以色奪視也聽不出聲是以聲奪聽也嘗止于味是以味奪口也心止于取是以取奪心也四者奪于物則目猶盲也耳猶聾也口猶爽也心猶狂也曷若返而求之使見不以色見見爲目聞不以聲聞聞爲耳嘗不以味嘗嘗爲口知不以心知知爲心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知之無情非知目之無厭愈見而愈不足也目馳于外腹止于內聖人專內而忘外故去彼取此

吳註 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聖人但爲實腹而養已不爲悅目而徇物也故悉去彼在外之諸妄而獨取此在內之諸行妨五者下但言不爲目蓋舉一以包其四耳馬

曰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爲外和所實然目必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役心必感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則雖動而不著于物乃甚然無欲矣染塵逐境皆失其正而要在于目是以始終言之 夫子四勿心先曰視釋氏六根眼色居首皆此意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蘇註 爲吾之爲去聲貴大患若身當云貴身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爲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

及忘身而患不至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于寵而世不悟以寵爲上而以辱爲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于寵則寵固爲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寵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而已貴之爲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于復大患不難有其身故聖人因其難于履患而教之以難于有身知有身之爲難而大患去矣性之于人生不能加欲不能損其火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溺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士失本性而惟身之爲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交之于內寵辱得失之交攻之于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襲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人之所以驚于權利溺于富貴犯難而不悔者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志身也至矣知此而以天下與之難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呂註　寵者畜于人者也下道也寵而有其寵則辱矣吾之所以有辱者以吾有驚未得之則驚得之既得之則驚失之若吾無驚吾有何辱則寵之有辱者亦若是而已貴者畜人者也上道也貴而有其貴則有患矣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故吉亦我所患凶亦我所患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則貴之右大患者亦若是而已言身則知驚之爲心言驚則知身之爲累也無心則無驚無驚則無辱無身則無累無累則無患昔者舜以匹夫而友天子則可謂寵矣而若固有之則何辱之有巍巍乎有天下可謂貴矣而不與有焉則何大患之有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寵而招辱則賤其身矣非可以寄天下者也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貴而罹患則危其身矣非可以託天下者也若夫寵而不有其寵貴而不有其貴如舜者乃眞可以寄託天下者也

元澤註　貴者在物之上而有國家有之而不能忘則爲患大矣譬人有身而珍之則寒暑疾痛萬

緒皆作益非大患乎唯南子有曰堯非有人非見有于人者也貴者有人寵者見有于人唯聖人能免此二者萬物與我爲一則與道玄同而萬變皆忘吉凶息矣而愚者不能自解恃形爲己故形之所遭觸途生患老子先明寵貴之累皆緣有身而生故因譬貴之若身遂及無身之妙莊子曰忘其所不忘而不忘其所忘是之謂誠忘亦明此意而孔子毋我理與是同學期于此而已然所謂無者豈棄而去之乎但有之而未嘗有則不累矣且崇高莫大乎富貴誠能有之以無有則聖人所爲濟世也亦何患之有其于寵也亦若斯而已矣

筆乘 人情率上寵而下辱不知辱不自生生于寵也則寵爲下矣寵爲下故得寵失寵皆若驚然驚者觸于物而無著者也過則虛矣貴重也謂難之也人情率有身而難患不知患不自生生于身也無其身則無患矣由此言之世之上寵者是上辱也驚寵與辱同則何辱有身者是有大患也貴身與貴患同

王弼作博亨博

則何患夫不以身視身而以大患視身無身者也而顧可以無患所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也譬而言之如不輕以身爲天下者天下反可寄借以身爲天下者天下反可託則知不有其身而其身反可保也莊子曰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之丹宛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綬登車節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夫王子搜惡爲君而越人愈迫欲得之則不有其身而身可有也復奚疑哉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

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搏音團執也詰契吉反皦古曉反明也

李約註夷平也漠漠然無異見也希無也少也或終身不得或亦得之微紀也妙也彷彿似有追之又失此三者不可致詰則一尚不立何況于三乎凡物皆上明下暗道無上故不皦無下故不昧繩繩長遠不絕也及責其實復歸于無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恍有也惚無也謂有不可謂無不可故以恍惚名之不見其首無來時也不見其後無去日也自古有之謂之曰道今欲執之未得其方惟虛其心道將自至然後執之以御聲有無不理矣

蘇註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于一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出爲視爲聽爲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爲一則日遠矣若推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物之有形者皆麗於陰陽故上皦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皦雖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爲有物矣不知其卒歸于無也狀其狀也象其象也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則進退疎徐在我矣

呂註視者無有也故視之不見雖不見也然能玄能黃不可名之以無色也曰夷而已聽者無有也故聽之不聞雖不聞也然能宮能商不可名之以無聲也曰希而已搏者無有也故搏之不得雖不得也然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出能沒能苦能甘能羶能

微

香不可名之以無形也曰微而已凡物求之而不得者或可以致詰而得之此三者終不可致詰者也不可以致詰則隳聰明離形去智而吾得之矣則視也聽也搏也混而爲一矣視以目聽以耳搏以心混而爲一則耳如目目如耳心如耳目矣夫失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吾得之也其上非光也故不曒其下非土也故不昧繩繩兮謂直而有信雖有信也而不可名故復歸于無物而已雖無物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而未嘗無物也是謂惚恍惚則不曒不昧則不昧則疑于有物也而非有物也恍則不昧不昧則疑于有物也而非有物也其始無前故迎之而不見其首其卒無尾故隨之而不見其後無前無後則不古不今矣雖不古不今而未嘗無古今也則長于上古而不爲老者吾得之以日用矣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所謂古者非異于今也以知古之所自始也所謂今者非異于古也以知今之所從來也誠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矣始無所自來無所從所謂無端之紀也紀者道紀也道不可執也得此則可執

搏已考作搏

之以爲德矣執德之謂紀

元澤註 三者本一體而人所以求之者或以視或以聽或以搏故隨事強名雖然所用求者與夫所欲求者未嘗不一也唯了吾一則與彼一脗然爲一矣推而上之至于無初之初乃知物無所從來則道之情得矣

李榮註 三者希微夷也俱非聲色並絕形名有無不足詰長短莫能議混沌無分寄名爲一一不自一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三是一三由三故一是三一一成一三是一三三不成三三不成三則無三一不成一則無一無一無三自叶忘言之理執三執一翻滯玄通之教

息齋註 視之不見不可以色求也聽之不聞不可以聲取也搏之不得不可以形索也既不爲色形器之所囿則所謂元明者乃下精明耳方其未散混而爲一雖寄于明而不可謂明故曰其上不曒雖

不可謂明亦不可謂不明故曰其下不昧未嘗須臾可離可去也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于無物雖歸于無物不可謂之無物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恍惚者出入變化不主故常之謂也其來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其去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試執古道以御今有則今猶古也以今之猶古則知古之無去今來古今之謂也者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氷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豫下猶下與下諸本有兮字儼下有其二字

靜之上去有止字

猶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不果謂之猶豫儼矜莊貌渙散也木未斲曰樸曠空也冬涉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惟自持也儼若客不敢僭也氷將釋如恐隘也若樸質而無文章也若谷虛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也皆所謂強爲之容也能敝不新成邵弁曰能敝能不新能成也不盈則若敝缺能敝也無事更改能不新也同然皆得能成也純甫曰能讀如耐耐敝者雖舊不壞新成再造之也

蘇註　粗盡而微微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爲猶迫而後應曰儼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其所欲進而難之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若客無所不敬未嘗情也若氷將釋知萬物之出于妄未嘗有所留也若樸人僞已盡復其性也若谷虛而無所不受也若濁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世俗之士以物汩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

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盈生于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也物未有不敝者也夫唯不盈故其敝不待新成而自去

呂註 古之善爲士者將以成聖而盡神也則其爲士也雖未至乎聖神所以成聖而盡神者其間之間已全盡矣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所以成聖而盡神也微而後妙妙而後玄玄而後通則深不可識矣唯不可識則其形容安得以擬議哉強爲之容而已豫若冬涉川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猶若畏四鄰閑邪存其誠非物將之則其心不出也儼若客不爲主也渙若冰將釋方終之以心凝形釋骨肉但融也敦兮其若樸復其初也曠兮其若谷應而不藏也渾兮其若濁無是非彼我之辨也人皆昭昭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者乎徐清則無所不照矣人皆取先也孰能安以動之徐生者乎徐生則無所不出矣蓋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而欲當則緣于不得已平氣也順心也乃所以徐清也緣于不得已乃所以徐生也此士之所以能成聖而盡神也道之体沖沖也者陰陽之和而盈虛之守而保此道者不欲盈則虛而已然不曰虛而每曰不盈者恐人之累于虛也累于虛則不虛矣故曰或不盈不欲盈而已天下之物有新則有敝有敝則有壞則能不敝者鮮矣夫唯不盈則新敝成壞無所容心是以雖敝不敝則不壞不敝不壞則不新不成矣

元澤註 士者事道之名微而妙玄而通有此道而退藏于密者性本之內故無迹可見當時爲士之謂至人無心于物迫而後動冬涉者臨事逡巡若猶至人靜密幽深不出性宅故常如畏鄰斂行而不縱也儼若客不以事爲已任故其容寂也人生之始同于大空凝爲我體如水有冰故爲道有冰解凍釋

者事至于此其容已不滯于一體渙然將釋矣竊當原之人性如水爲造化所凝故結而不通彼釋者反本而已矣材未爲器謂之樸喻性之全體由冰釋之後乃能存天性之全而不離于人僞故若樸也性全不虧而不自有其全故曠然空虛如谷之受且應也水性本清而濁者混于物至人不自潔于物故渾然若濁者也澄性與澄水同加功則動而弥濁唯靜以俟之則徐自清矣有道之士所以物莫能濁者以其靜之徐清歸于寂定感而遂通故徐徐以生終則有始也動之徐生則變動不居非物能止夫誰能安之爲此者信陰陽之理乘自然之運而無心其間故皆曰徐言濁則知安之清言安則知動之濁與上篇微妙之文同不盈之盈乃太盈也如見道之後盈而有之則是自有此道違道遠矣道本無體非器所盛用則有餘求之不得故有道者未嘗盈而其用丕窮也得道者未嘗盈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爲用通萬物而不敝以其無敝無新不成不敗故也敝生于新敗生于成士雖成道而常若敝敗矣苟得道之初矜

其新成則與道異意非太成也經曰太成若缺其用不敝此篇句句有序以至于成成而若敝則盡之矣

靜曰篤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開元疏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師之致作動也如日出而作之作萬象主故曰王以其爲衆父故曰天

蘇註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爲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于動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已虛極靜篤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爲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萬物皆作于性

皆復于性譬如華葉之生于根而歸于根濤瀾之生于水而歸于水苟未能自復于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唯歸根然後爲靜命者性之妙也性可言至于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聖人之學道必始于窮理中于盡性終于復命仁義禮樂聖人之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爲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搆于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爲力也勞而其爲功也少聖人外不爲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辨焉則幾于妄矣君子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爲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不常者惟復于性而後湛然常存矣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非明也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于一時而失之遠矣方迷于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

吾何以容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讐將哀而憐之何況不容哉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尚誰私乎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天猶有形至于道則極矣然而雖道亦不能復進于此矣

呂註 保此道者不欲盈致虛而不極守靜而不篤則非不盈之至也衆人之于萬物也息而後見其復衰而後見其歸根而我以虛靜之至故見萬物之所以作與其所以芸芸在我而不在彼其所以作者乃其所以復也方其所以芸芸者乃其所以歸根也故以其並作而觀其復則方其芸芸而各復歸其根也然則所謂虛者非虛也直莫之盈故虛也所謂靜者非靜之而靜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而不知而莫足撓心故靜也故歸根曰靜命者吾之所受以生者也夫唯靜則復其所以生而能命物矣故靜曰復命道至于能命物則常而不去矣故復命曰常自常觀之則吉凶悔吝常見乎動之微明孰加焉故

知常曰明不知常者反此則所作不免妄而已能知常而體之則萬物與我爲一矣故知常容萬物與我爲一則不內其身而私矣故容乃公萬物與我爲一而無私焉大也大則聖內聖外王故公乃王聖然後至于神故王乃天天則神矣道者所以成聖而盡神也故天乃道爲道而至于常則盡矣故道乃久沒身不殆久而至于沒身不殆者常之謂已

筆乘 致虛而不知實之即虛虛未極也守靜而不知動之即靜靜未篤也若此者觀無于無而未嘗于有觀無故耳試觀萬物方其並作若動且實而實無繼臺動與實者能如是觀復復者復其始也夫未能觀復即止動求靜欲靜轉動當物芸芸復歸其根則一切諸念當處寂滅不求靜而自靜乃眞靜也靜則復命矣不曰性而曰命者性可言也命不可言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夫理性非不妙矣而猶有妙在焉舉此而窮之盡之了不可得斯爲至命則命又非性之方矣有作必有變復命則作而無作謂之眞常此非明者不能知也知常則靜則吉不知常則妄作則凶方其迷于妄也自是而非彼必不能容知常則善惡兩忘是非無朕何所不容哉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即命也至此于道乃全而可以久可以不殆特其餘事耳

嘉慶己卯冬十月三日抗發之眡校于幸門
哈園

老子翼卷之一終

言卿

老子翼卷之二

北海焦竑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不知有之一作下知有之今從奥幼清本

陸希聲註　太古有德之君無爲無迹故下民知有其上而已謂帝力何有于我哉德既下衰仁義爲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仁義不足以治其心則以刑法爲政故下畏之刑法不足以制其意則以權譎爲事故衆庶侮之於乎心之有乎謂之誠言之可復謂之信誠既不孚言則不復而猶

貴重爽言謂之誠信可乎哉道德既隱仁義乃彰仁義不行刑法斯作而猶尊尚末術謂之道德可乎哉聖人則不然執古御今斷離爲樸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爲有法無法因時爲業使百姓咸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則親譽畏侮之心皆不生于世矣

蘇註　太上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故亦知有之而已其次以仁義治天下民得而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又其次以政齊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以仁義重以刑政而民始不信聖人自信有餘其于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則民曰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呂註　執太象天下往由天下方且釋我而忘之其迹執得而見哉故下知有之而已下知有之者無以尚之故謂之太上則親之譽之者其次畏之侮之又其次可知已何以論之今夫父子愛欲不言而喻至賓主之際朋友之交欲致其欽之之意必有以文之而後喻何則信之足與不足而已則親之譽之已出于信之不足而有不信況于畏之侮之乎然則欲使信至足而不至有不信者宜何如哉猶其貴言以復乎道而已貴言者行不言之教也行不言之教則處無爲之事可知已至夫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而莫知爲之者則孰得而親譽之哉

吳註　太上猶言最上最上謂太道之世相忘于無爲民不知有其上也其次謂仁義之君民親之如父母及仁義益著則不但親之而又譽之矣又其次謂智慧之主民畏之如神明及智慧漸窮則不但畏之而又侮之矣信者太道之實也自太道之實有所不足不能如上古之時則君之于民有不以其實者焉而日趨于華於是一降則用仁義再降則用智慧也此下言太上不知有之之事猶兮見前章貴實重言也然如此也實重其言不肯輕易出口如太行之疑遲退却蓋聖人不言無爲俾民明受其賜得以各安

其生及其功既成事既遂而百姓皆謂我自如此不知其爲君上之賜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王輔嗣云父子兄弟夫婦也孝慈孝于慈孫也

蘇註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世不知道之足以澹足萬物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僞報之矣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逄比干無紂也洞澤之魚相呴以沫相濡以溼不如相忘于江湖

王介甫　道隱于無形名生于不足道隱于無形則無小大之分名生于不足則有仁義智慧差等之別仁者有所愛也義者有所別也以其有愛有別此大道所以廢也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以其有知有察此大僞所以生也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其子此六親所以不和也忠者忠于己之君謂之忠忠于他人謂之叛

呂註　道不可名名之爲道已非道也則又分而爲仁義豈道之全哉則有仁義者固大道之廢也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有眼而內視則敗矣則智慧出固所以有大僞也僞者德之反也有仁義則其弊至于六親不和而有孝慈矣有大僞則其弊至于國家昏亂而有忠臣矣是故有瞽叟之頑嚚弟象之傲而後有舜有桀紂之暴而後有龍逄比于此無他去本日遠而已矣

息齋註　道散則降而生非僞勝則反而貴道降者道之微反者衰之極也方道之未散仁義潛乎其中不可分別指數及其聰聰爲仁而人以聰聰懷其仁孑孑爲義而人以孑孑懷其義彼大道之行以公天下則仁義又何足以進于其前哉不幸而又有小智小慧者竊仁義而行之則僞自此滋亂自此始

是之謂降而生非反其末流人僞既多無非非者羣非之中稍有自異于是從而貴之故六親不和然後知有孝慈國家昏亂然後知有忠臣是謂反而貴道方其散則見其似而忘其全及其衰則蕩然無餘而貴其似此其所以每降而愈下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令平聲屬之欲反

蘇註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爲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爲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于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爲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于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爲之也故絕仁棄義則民復孝慈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爲盜而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世之貴此三者以爲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于明道而急于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道大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于僞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

爲

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入一十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于此必略于彼矣

呂註　聖人知天下之亂始于迷本而失性惟無名之樸爲可以鎮之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乃所以復吾無名之樸而鎮之也夫絕聖棄智絕仁棄義則不以美與善累其心矣絕巧棄利則不以遺其迹與不善累其心矣內不以累其心而外不以遺其迹則民利百倍民復孝慈盜賊無有固其聖也蓋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不尚賢之盡也絕而棄之則非特不尚而已絕巧棄利不貴難得之貨之盡也絕而棄之則非特不貴而已人之生也萬物皆備于我矣則有至足之富能絕聖棄智而復其初則其利百倍矣民復孝慈則亦親皆和而不知有孝慈矣盜賊無有則卿家明治而不知有忠臣矣不尚賢使民不爭民利百倍民復孝慈則非特不爭而已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盜賊無有則非特不爲盜而已聖智也仁義也巧利也此三者以爲文而非質不足而非全絕而棄之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乃其所屬也見素則知其無所與雜而非文抱樸則知其不雜而非不足素而不雜樸而不散則良乎性而外物不能惑而少私寡欲矣少私寡欲而後可以語絕學之至道也

息齋註　聖者不自以爲聖智者不自以爲智使聖智而可絕皆非聖智也仁者不自以爲仁義者不自以爲義使仁義而可絕皆非仁義也太巧不見其巧太利不見其利使巧利而可絕皆非巧利也聖人用其實不取其文故其見于外者無其形象人無其似以亂其真故令見于外者有所屬無其形者利物而物不知有所屬者徒足以亂天下而已聖人惡爲之足以亂真故欲絕其本原以救末流之弊使天下之人不復懷利心而竊聖智之行假仁義而棄孝慈之實用盜賊而棄巧利之便惟以素樸先民民見其見素抱樸則不敢以文勢物不以私欲示民民見其少私寡欲則不敢以文自欺

筆乘 屬如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猶附著也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縣世道日趨于文故有此名自知道者觀之此文也文不足以治天下不若使之屬意乎見素抱樸見素抱樸則少私寡欲而天下無事矣素未受采樸未斲器此所謂性之初也實也夫遊于性之初故雖有身而實無身其有私焉者少矣雖有心而實無心其有欲焉者寡矣然則見素抱樸乃聖智仁義之精也焉用文之蓋老子絕之于彼正欲其屬之于此學者不察其意而但知其絕而棄之猥云老子之論蕩而不法也斯所謂不得於言者乎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唯上聲阿烏何反皆應聲唯恭而阿慢也荒廣遠也怕古泊字靜也兆如龜兆之坼動之微也孩小兒笑也笑則情動而識生矣有歸必稅駕而不乘乘乘外也享太牢登春臺也馬巨濟曰性無餘欠有餘皆有餘遺失也沌如渾沌之沌無知也一作純小明爲聆察苛細也悶莫奔反頑不知痛痒也古謂都爲美郊爲鄙食音嗣食母乳也見禮記內則篇

鄭註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增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之則以圓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爲主

不學而不少多學而不亂廓然無憂而安用絕學邪
學者溺于所聞而無以之則唯之爲恭阿之爲慢
小可同日言矣而況夫善惡之相反乎夫唯聖人知
萬物同出于性而皆成于妄如畫馬牛如刻虎兕皆
非其實潛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
苟知此矣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無足怪矣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復留然豈
以是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
畏之人之所爲吾亦爲之雖列于君臣父子之間行
于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嬰
于物者惟心而已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畦畛
聖人兼涉有無無入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可央也人
各溺于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囂然資
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
嬰兒之未能孩也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
歸衆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爲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
不主于一超然其苦遺也沌沌若愚而非愚也世俗
以分別爲知聖人知羣妄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

其中若悶忽焉若海不見其涯滔然無定不見其
止宿也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備
未無所施故疑于頑鄙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
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爲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
食于母
而已
呂注 絕棄乎聖智仁義之善下絕棄乎巧利之惡
不以累其心則絕學矣絕學則無爲無爲則神
也者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也故曰絕學無
憂然之與阿出于聲二也其相去幾何善之與惡雖
乎遺二也其相去何若此所以雖聖知猶絕而棄之
不以累其心也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
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荒兮其未央哉未央者以
言其大而無極則不獨畏人之所畏而已何則人之
所畏不可不畏所以同乎人也荒兮其未央哉所以
同乎天也衆人熙熙則不知其兌開其門也如享
大牢則不知夫淡乎其無味也如春登臺則不知夫
視之不足見也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則

塞其兌閉其門而無味之足嗜無見之足悅也乘乘
兮若無所歸其門而唯萬物之乘而在已無居也衆人
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故皆有餘我獨怕兮其未兆如
嬰兒之未孩故獨若遺凡此者以言其遺物而離形
也我愚人之心也哉以言其無知也純純兮以言其
不雜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則異乎俗人之昭昭俗
人察察我獨悶悶則異乎俗人之察察矣忽若海澥
則都無所見也都無所見則非特若昏悶而已其
動也乘乘兮若無所歸其靜也寂兮似無所止俗人
皆有以我獨若昏我獨若悶故頑
似鄙凡此者言其去智而忘心也夫視聽思慮道之
所自而生者也故于道爲于而道則爲之母衆人逐
物役智以資其視聽思慮則養其于而已而我則遺
而去之凡貴養每故也故曰我獨異于人而貴養每
食老子神矣何所事養而與衆人俗人爲異而已欲
使學道者知如此而後可以至于道故也然則絕學
之大指可知矣而先儒以謂人而不學雖無
憂如禽何其未知所以絕學無憂之意矣

【息齋註】學不至于無所學非絕學也道以無得爲道
學以無學爲學使道而可得皆有義也使學
而可學皆名數也故聖人以無得爲得道以無學爲
學故曰絕學無憂若未至于無學則天下之學無
能得其一而遺其二得于此而失于彼則必以得爲
喜失爲憂無時而息矣道之本原未始不同若不論
其本而齊其末則未必至于大異且唯之爲荼阿之
爲慢方其唯阿之間其相去幾何及其爲荼與慢則
相去遠矣嚮理爲善背理爲惡方其嚮背之間相去
幾何及其爲善與惡則相去遠矣聖人嘗觀其始知
其本同故反慢而爲恭反惡而爲善在俄頃之間耳
若知唯阿善惡之本同則造于絕學有不難者然聖
人出而應世豈能暢一世之所欲以隨吾之所欲同
一世之所畏亦從而畏之但所以異于衆者衆人荒樂無
央熙熙然其樂如春登臺其美如享太牢其明昭昭
然謂莫我若其智察察然謂莫我過蓋其心實以爲
樂實以爲美實以爲明實以爲智昧于心性而惟實

之知故心外無所見聖人心遊于道其應物者非其實也故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餘我獨若無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豈眞愚人之心哉蓋我所異于衆人識本達原不流于末是謂貴食母

筆乘 人之爲學憂不得善也吾能絶學則奚憂之有然非強絶也知性本無善也彼爲善者雖異于惡而離性則一其少異者如唯與阿之間耳夫以善惡之同而聖人亦不廢善者蓋人之所畏不得不畏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至其心游于性初方則荒兮未央而豈若善之有涯涘可限量哉故人之樂善如享大牢春登臺而我獨泊兮如嬰兒之未孩無棲泊也人之得善皆有贏餘而我獨若遺若愚人之沌沌無知識也人皆昭昭察察者若有所以而我獨昏昏也忽兮若海漂兮無所止也此豈聖人眞頑且鄙哉以衆皆逐其子我獨貴其母不能不與衆異亨蓋性無善惡而善惡萬法皆從此而生故謂之食母

畫思靖 或曰唯阿同出于聲善惡同出于爲達人大觀本實非異正如臧穀亡羊之說也此故太上忘情是非俱泯者之所爲然學者直須于善惡不可名處著眼始得若直以爲善與惡同耳則是任天下至于惡而不之顧豈理也哉

純南註 天非日無以煖物人非學無以致道故曰學者心之白也聖人乃曰絶學無憂豈誠莽然無所用其心哉蓋所絶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食母之學也母者何也德者萬物之母而道又德之母則聖人所謂母兼道德而自養則無爲而無不爲而其樂不可量矣又奚暇爲彼俗學以自取憂也哉聖人所以異于人者以此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兮恍兮

精

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大也窈烏了反恍惚窈冥皆不可見之意御�ㄑ云恍惚便是物非恍惚之中更別有物經云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是也窈冥便是精非窈冥之中更別有精張平叔云窈冥莫測是眞是也王輔嗣曰信驗也閱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言道如門萬物皆自此往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不而成川世閱人而爲世其用字之義並同一訓經歷亦同此義

甫美也又始也

呂註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于物者也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于恍惚者也方有無之未定恍惚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眇雖未成形而精存于其中矣物至于成形則眞僞雜矣方其眞精不容僞也眞僞既雜自一而爲二二而爲三紛然錯出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閱衆有之變矣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于變也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耳

呂註 其遺物離形至于若遺其去智忘心至于若鄙則其容之甚德者也夫將何從哉唯道之從而已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方惚而恍恍則不昧不昧則明明則疑于有物也然其中有象象者疑于有物而非物也故曰無物之象又曰大象無形方恍而惚惚則不皦不皦則晦晦則疑于無物也然其中有物物者疑于無物而有物混成恍惚則不測不測則神矣窈冥者神之又神者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精焉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精者得道之一而不雜者也天下之物眞而不僞信而

不惑直考作不惑

不惑常而不變未有加于此而天下之始吾于是乎閱之故曰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故爲道者不敢不昧存其恍惚無視無聽致其窈冥有象此有物有物此有精有精此有信爲道至于有信則與吾心符而至物得矣欲知天地萬物之所以爲天地萬物者莫不始于此而已故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息齋註　孔者大也德之大者其容亦大道未嘗有容而孔德之容亦依于道故起以道起吾不知其起滅以道滅吾不知其滅道之爲物恍惚窈冥而不可常然于恍惚之中有象于窈冥之中有物于窈冥之中有精則無中無不有也有中之有衆皆以爲有不知有本不實有中反無無中之有人所不知而初不知無中反有蓋有中之有有之祖者也惟無中之有然後爲有中之眞唯其眞而不假故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是謂有信自古及今不變不異其精不去聖人所以能觀羣有之始而知羣有之所由然

以其體于至無故能觀衆有也

純甫註　孔德之容即前章泊兮未兆以下是也惟道是從言此盛德容貌皆從道出此聖人所以貴食母也下乃反覆形容道體之妙恍惚窈冥皆幽深微渺不可爲象之意物即象也眞即精也信即眞也變文叶韻與詩體相似逐句而爲之說則鑿矣閱歷也衆甫天地萬物凡自道而出者皆是也衆甫與化遷流而道則終古自若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然指閱而言此指恍惚窈冥而言言吾何以知衆甫爲道所閱哉正以道體恍惚窈冥無可變壞故衆甫往而道常存若傳舍之閱過客然也蘇子瞻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與此意合至禪伯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則更明白矣

李來　道無形容二可形容即屬之德然知德容則道亦可從而識如所謂恍惚窈冥是也人之學道

喜干有作至恍惚窈冥類若其若蕩難于湊泊矣不知恍惚無象即象也恍惚無物即物也窈冥無精即精也如釋典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也暫爲假常爲眞恍惚窈冥則不以有而有不以無而亡夫孰眞且信于此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昧者乃謂恍惚窈冥之中眞有一物者夫恍惚窈冥則無中邊之謂也而物奚繇乎況有居必有去又何以亘古今而常在乎然則易謂閱衆甫也甫始也人執衆有爲有而不能玄會于微妙之間著未嘗閱其始耳閱衆有之始則知未始有始知未始有始則衆有皆衆妙而其爲恍惚窈冥也一矣是所以知衆有即眞空者以能閱而知之故也釋氏多以觀門示人悟入老子之言益復異此故閱衆始則前際空觀其徼則後際空萬物並作觀其復則當處空一念歸根三際永斷而要以能觀得之學者誠有意乎知常也則必自此始矣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窪烏瓜反夫音符

蘇註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通故與物不迕不迕故全也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枉天下之至直也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缺敝矣而日新之所自出也道一而已得一則無所不得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鑒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爲之不服而何服及物哉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者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

博谷

終之世以道爲是以曲爲非將循理而行于世則有不免于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復于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呂註　能知衆甫之然則能抱一致柔能曲能枉能窪能敝矣曲者曲之自然者也枉者曲之使然者也天下之物唯水爲幾于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之能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是枉則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而莫清焉是敝則新也唯得一者爲足以與此故曰少則得衆人所以不能然者以其不一故也故曰多則惑制財用必有式傳土木必有式所持者約而所應者博也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亦如是而已故可以曲可以枉可以窪可以敝無往而非一也故因天下之所見而見之而我不自見也則所見無不察故曰不自見故明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而我不自是也則所是莫之能蓋故曰不自是故彰歸天下以功而我不自有也故有功任萬物以能而我不自矜也故長如是者無他得一則無我無我則不與天唯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矣古之所謂曲則全其要如是而已知所以曲則全則知所以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矣而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豈非所謂全而歸之哉

息齋註　物不可以終枉故曲則全物不可以終枉故枉則直窪則盈敝則必盈敝則必新少則多得多則惑此盈虛之至理也古之聖人所以能爲萬物宗者以其抱一也抱一者常與道俱故不自見而因人之見不自是而因人之是不自矜其長而因人之長唯其立于物之獨而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循理而動求其不全不可得以夫嘗不全而又能致曲以養之其全之也誠全歸之至矣是謂

宏甫註　夫人無不欲全也而失其所以全之道往往以全求全而卒不能全者此天下之通弊也

不知五藏六腑四肢百骸至曲也而人類以全若不曲則不能全矣引繩而直之故以繩爲直而不知其枉也苟非枉安能直哉海窪也而常盈日月舊也而常新飲酒食肉少也而以飽以適若務多不已則吐蹶隨而反傷矣是惑也知此則知聖人抱一之道矣夫一之能多也猶少之能得敝之能新窪之盈缺之直曲之全也是倒行逆流之理而聖人之所以爲式于天下者惜乎其不知也由此觀之學道者可以反矣夫目至明也而不自見其目使其見目則不見明矣安能明然則不自是者人必是之不自功者人必以爲長不爭者人必不與之爭皆曲全之道也嗚呼能全而歸之者果誰乎

筆乘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凡以明少則得也一而天下式賺其得多矣故一國三公不知誰適十羊九牧誰可得芻喪牛者緜其多方亡羊者若于岐路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樂得之同于德者德亦樂得之同于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且及晡爲終朝自早及莫爲終日風雨震蕩飄忽必不能久岐伯所謂亢則害承乃制也樂入聲

蘇註 言出于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陰陽不爭風雨特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陰伏于下否而不得洩于是爲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于希行出于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爲不若詭辯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

也孔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志于仁猶若此而況志于道者乎夫苟從事于道矣則其所爲合于道者得道合于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于所爲然必有得于道德矣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于是益以不信夫唯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也

呂註　所之不聞名曰希言而知其所以言則言出于不言而所之不聞矣故曰希言希言者以道言也故曰自然飄風驟雨成之暴戾非出于常然也故雖天地爲之尚不能終朝終日之久人之言不出于自然則多而數窮空矣故唯從事于道者爲能無我無我則道也德也失也吾不見其所以異故道者我則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而恢詭譎怪通爲一也夫唯不見其所以異而與之同則彼雖有以異我而未嘗去我也故曰同于道者道亦得之同于德者德亦得之同于失者失亦得之唯其信不足則于是乎有道有德有失而不同矣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李註　道以自然爲主而世希言之者喜于作也有作必有輟惡能久乎卽飄風驟雨之不能久焉亦可見也從事于道者不然從事于道則自然矣自然則本無可得亦復何失無得無失而隨世之得失故爲惡爲失皆信其所至而無容心焉無不同矣無不同亦無不樂乃其理也夫無不同則求其信且不可得況不信乎苟離道而爲德不能同于失矣離德而爲失不能同于德矣不能同于德同于失而欲其同于道者未之有也所謂信不足焉有不信也皆飄風驟雨之類也或曰首楞嚴言非因緣非自然而老氏以自然爲宗有以異乎余曰無以異也夫所惡夫自然者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則是自然也在有物之上出非物之下是釋氏之所訶也老聃明自然矣獨不曰無名天地之始乎知無名則其自也無自其自也無自則其然也無然而因若緣曷能圓之故曰精覺妙明非因非緣非自然非不自然離一切相卽一切法蓋所謂不可道之常道如此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跂與企同薛云舉踵曰跂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闊則反害其行贅疣贅也行當作形古字通也食餘人必惡之形贅人必醜之左氏人將不食吾餘莊子附疣縣贅出乎形而後于性是也惡去声處上聲

蘇註 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爲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爲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譬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適完則已有贅則累

呂註 跂之爲立非立之常也跨之爲行非行之常也則不可久故雖立不立雖行不行也道固無我

無我則不爭則夫自見自是自矜者亦非其常也故其爲道也爲餘食贅行而已夫俗人皆嗜之矣而吾彼取焉是餘食也性本無是而特後之是贅行也餘食贅行物或惡之則有道宜其不處也夫道處衆人之所惡而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何也蓋衆人柔弱者衆人之所惡而去之者也故有道者處之自是矜伐者衆人之所惡而爭之者也是以不處則或處或不處其爲不爭一也

息齋註 石無定而立風無定而行蓋由立者不知其立行者不知其行曰跨立而跂立必不久行而跨行必不長古之學道者必全于天及其遇物而應不作思慮如人手足耳目內應于心無使之者若使手足耳目思而後應則舉動之間莫知所措矣是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由其有自心也學道而有自心是爲餘食贅行夫食者適于飽行者適于事既飽之餘芻豢滿前唯恐其不持去行不適事難仲子之廉尾生之信猶可厭也故食之餘與行之贅

此二者物或惡之有道者常行其所自然故食不餘行不贅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混渾通先悉薦反強上聲介甫云寂止也寥遠也羅什曰妙理常存故曰混成鍾會曰廓然無偶曰獨立古今常一日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往皆通曰殆

呂註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躬其于人爲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性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于其中耳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于羣有而未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所由也故曰道先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爲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自大而逝而往矣自往而來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未足大也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呂註　有氣也有形也有質也而天地人之位分可聞見氣與形質者也氣形質渾淪而未相離者也而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則其形不可得而見也故吾不知其名而命之其義可言也故字之曰道不知其名以心契之也字之曰道以義言之也

道之爲物用之則弥滿六虛而廢之莫知其所則大立是以名之哉強爲之名而已大則周行而無不在不止于吾身而已故大曰逝逝則遠而不禦故逝曰遠遠而不禦則五求其際而不可得也復歸其根而未始離乎吾身也故遠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在六合之外則大不足以言之所謂四大者域中而已王者人之復命知常守容乃公公乃王者也故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王者人道之盡者也人以有形而合于無形于地日人法地天之所至天亦至焉故曰天法道道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而以無法爲法者也無法也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

息齋註 謂之有物者不可名也謂之混成者不可脩也先天地生不見其始不見其終則不知其所不入而無有危殆天下之物無不由之而

出生生不窮故可以爲天下母然謂之獨立非獨立而周行非周行謂之天下母非天下母吾皆莫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謂之大矣然其天未嘗見大而嘗化故曰逝謂之逝矣然其實未嘗去無所不周故曰遠謂之遠矣然其一念之間無所不具故曰反由其大而能逝逝遠而能反故非大非細非遠非近皆不可名是之謂道及道降而生物天地區分域中四大自世人言之則王之天不及天地之大天地之大不及道之大而此言四大王居一焉遂以王配道若無難者夫以一人之身喜怒哀樂之節尚可位天地育萬物而況于王乎苟能轉以相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則王之配道又何難哉

李約註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謂域中四大蓋王者法地法天天法道之三自然而然也天下得之而安故謂之德凡言人屬者耳其義云法地地如地之無私載法天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道如道之無私生成而已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也後之學者謬妄相傳皆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則域中有五大矣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法道乎天地無心而亦可轉相法乎又況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道爲天地之父自然之子支離決裂義理疎遠矣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韓非云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管子曰動則失位靜則自得離去聲輜莊持反古者凡吉行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車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稍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王羊傳曰常事曰視尚曰觀處上聲燕居也超然高出而無繫著也奈如也乘去聲失根一作失本臣非今從王輔嗣本

蘇註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爲根躁以靜爲君行欲輕而不離輜重榮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矣躁而不知其志于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呂註　輕者先感重者後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爲輕之根矣靜者役躁者役物躁常爲靜之所役則靜爲躁之君矣是以君子終日之間其行爲不離輜重則輕之不可以無重也雖有榮觀爲足以適矣而必有超然之燕處則躁之不可以無靜也終日之行與其榮觀猶且如此況乎萬乘之主任重道遠以觀天下其可不靜且重乎蓋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重矣無爲焉則是則靜矣苟其動常在干得已之際而不能無爲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靜矣故曰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上與下同德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

道則不主蓋輕則任臣之勞而代之而臣則無爲而與上同道則不臣臣則是失臣也躁則忘君之逸而爲天下用則君亦有爲而與下同道則不主之主則是失君也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息齋註】輕必歸重躁必歸靜故重爲輕根靜爲躁君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無所不至而不雖其本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無所不爲而常無爲也奈何萬乘之君不自量其重而徒以身輕于天下之細故若以細故自嬰則一物足以役之矣又何足以宰制天下邪雖然輕與躁皆足以爲病而躁之病猶甚于輕蓋輕者役其心淺而躁者役其心深輕之失不過失于所輕而止躁之失則中君內擾失靜之全故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宏南註】有輜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爲輕何也以車爲之根也常燕處則雖榮觀而不爲躁何也以靜爲之君也故輕則失重根躁則失靜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
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
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
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
資雖知大迷是爲要妙

瑕玉玷也謫直革反責也籌策計數者所用之筭以竹爲之楗其偃反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楗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襲相傳襲也一作掩襲之襲言密用也傳襲云是以聖人常善救人二十字獨見河上本古本無之

【鬻註】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萬物之數無陳于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筭全德之人其于萬物如母之于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彼方挾策以計設關以閉持

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于人非特密密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夫救人于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爲物所縛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絕則謂善救人矣聖人無心于救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于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聖人之妙雖智者有所不喻故曰要妙

呂註　車行則有轍徒行則有迹則行固不能無轍迹者也知行之所以行則行出于不行故曰善行無轍迹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則言固不能無瑕謫者也知言之所以言則言出于不言故曰善言無瑕謫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筭唯得一而忘言者爲能致數致數則其計不可窮矣故曰善計不用籌筭天門無有關鍵在我我則不關誰能開之故曰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天下有常然者約束不以繩索因其常然而結之故曰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故行而不以此則行不能無轍迹言而不以此則言不能無瑕謫計也閉也結也而不以此則雖用籌筭而亂雖有關鍵而開雖有繩約而解所存于人者不能無敝何嗟不物之救哉聖人唯能體道以善此五者是以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棄物矣何則此五者性命之理所同然者也唯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于所同然之際耳行之言之計之閉之結之而莫知其所以然則其明襲而不可得見故曰是謂襲明唯其善救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明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哉雖然志道者忘心善人者雖不善人之師而吾不知其師之爲可愛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則雖智者有所不知而遠迷矣夫唯以智求之而不得此道之所以爲要妙也故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董註　輪轅地爲轍迹夫道爲一何迹之有謫過也惟和以天倪故無口過道一而已總括萬有是謂善計無門無房四達皇皇而天地之大亦不能逃乎其外是謂善閉妙本湛然不爲法縛不求法脫堂

能博直考作能縛

堂密密了無間然所謂不可須臾離也苟溺于刻意尚行執言滯句用心計度以求道而不達方便之門則反爲教相所縛不能徹見萬法根元矣所謂善結者無爲而已夫救人于危難特救其形耳而且未必能博益足善詐惟彼方執著有爲迷其性于暗蔽之中而我以兼容容之以先覺覺之破彼之天光自發如明燈之傳襲無盡而在我者既以與人已愈多則其明亦何限量哉故曰常善常之爲言無時不然也

息齋註 行未有無迹言未有無瑕計未有非籌筭閉未有非關鍵結未有非繩約唯得道者行不以足故無轍迹言不以口故無瑕謫計不以心故無籌筭閉不以關鍵故不可開結不以繩約故不可解由其以至常爲體而妙于用常故能無所不善常之爲道人人而有物物而得既謂之常則不以人而多不以物而少由人與物雖有常而失其真常故聖人每以真常救之以真常救人則人無棄人以真常救物則物無棄物然亦豈聖人能爲此哉由人與物皆有此明聖人還以其元明示之故曰是謂襲明至于要明則均于一惟人無善無不善故善人不善人之師言不善人之可以爲善人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言不善人之本同善人也若不貴其師而不師其善不愛其資而甘于爲惡雖有多智祇益爲迷反本還原是謂要妙

程俱論 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常善也唯常善也故能救人無棄人救物無棄物有爲之善其能爾乎唯無積也故能爲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住相之施其能爾乎推是道以濟天下而度羣生亦何儒釋老之分哉

宏甫註 自謂有法可以救人是棄人也聖人無救是以善救然則無關者善閉無約者善結無策善計無籌善言無迹善行皆可知矣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

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守保守也復並扶又反谿谷衆水所注天下極言之也式法也忒爽也足全也長上聲制裁斷也割分裂也

呂註　雄動而雌靜雄剛而雌柔雄倡而雌和知其雄守其雌則篤靜致柔和而不倡者也故爲天下谿谿之爲物受于谷而輸于江海受而不拒輸而不積物之能通而無迕者也能通則常德不離矣人之生也常德內全與物無迕及爲物之所遷則日益以離唯能篤靜致柔和而不倡則常德不離而復歸于嬰兒矣白于色爲受采于物爲明于行爲金于數爲四黑于色爲不受染于物爲晦于行爲水于數爲一

知其白守其黑不受萬物之染若晦若水終之于抱一抱一則能曲能枉能窪能敝故可以爲天下式爲天下式無往而非一則常德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故處而已而未必能不忒也不忒則不差矣嬰兒之爲物專氣致柔不失其一體之和而已復歸于無極則嬰兒不足以言之也草木之蕃也爲榮其萌也爲辱人之所以爲榮辱亦若是而已知其榮守其辱去華歸根雖被以天下之所甚惡而不能累焉故爲天下谷谷之爲物虛而能盈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出者也能爲天下谷則反乎其源矣故常德乃足則又非特不忒而已復歸其樸樸者眞之全而物之混成者也唯其混成而未爲器故能大能小能曲能直能短能長能圜能方無施而不可則無極不足以言之也然則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足矣安用知其雄與白與榮哉蓋守之以爲子守之以爲母知之以爲器器之爲物能大而不能小能曲而不能直能短而不能長能圜而不能方故聖人用之爲官長而已非容乃公公乃王之道

也若失抱樸以制天下其視天下之理猶庖丁之視牛未嘗見全牛也行之于所無事而已恢恢乎其于游刃有餘地矣何事于割

割故曰大制不割

息齋註　雄動而作雌靜而處動必歸靜雄必歸雌故為天下谷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知有知以無知為貴知白以守黑為賢故為天下式榮者我加于人辱者人加于我加于人而人能受則其益在人人加于我而我能受則其益在我故為天下谷然道之常豈有所謂雄雌白黑榮辱者哉曰知白守者非常德也及散而為德以德自處若用其雄用其白用其榮則失常德矣若用其雌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用其黑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用其辱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所謂嬰兒曰無極曰樸者真常也故真常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守必使可知可守者復歸于常然後為道及樸散為器聖人以道制器猶不失于道故用之為官長官長者視天下猶官長之非知家而私之也故官而不私長而不宰是謂大制

割

純甫註　此言聖人以無御有微妙同玄之道知知子之知也有運用之意守守母之守也有主宰之意雌雄以剛柔言黑白以明晦言榮辱以貴賤言谿谷在下衆流所歸也式法也亦歸之之意常德真常之德嬰兒言其和也無極言其虛也樸言其質也皆指常德言之此章變文吐韻反覆吟味亦與詩體相類既曰守雌為谿矣又曰常德不離覆而言之非為谿之後復有不離之功也既曰常德不離矣又曰復歸嬰兒申而言之非常德之外復有嬰兒可歸也下二者放此蓋天下之事非柔所能獨濟者固有時而用剛也非晦所能獨理者固有時而用明也非賤而在下所能獨成者用者時而在上也此聖人所以必知其雄知其白知其榮也然剛不生于剛而生于柔明不生于明而生于晦貴不生于貴而生于賤其剛也明也貴也物之末也子也去道遠者也柔也晦也賤也物之本也母也去道近者也此聖人所以必

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也聖人守此而天下之母在我矣其子焉往所以爲谿爲谷爲式而天下歸之者正以此眞常之德未之離焉耳其常德不離則雖至剛以決天下之事至明以燭天下之情至貴以涖天下之賤然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未嘗不復歸其根也聖人之有天下而不與也以此嬰兒無極樸實人固有之道故以復歸言之官長羣有司之長也樸可以割而爲器而器不可以爲樸官長可以統羣有司而羣有司不可以爲官長聖人爲母不爲子猶之爲樸不爲器爲官長不爲羣有司正其本而已不然逐子忘母紛紛然惟雄白榮之求與物相及相摩而莫之能止則身之不暇治而況天下之歸哉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取如左氏我甲噣而伍之史記取高帝約束紛更之之取爲治之也司馬溫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昀音許一音虛羸力爲反載始也又任載也隳許規反去上聲陸農師云去甚慈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爲天下先也三者聖人所以取天下也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爲之則不可得矣凡物皆不可爲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爲之必有離散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猶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于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于前或隨于後或呴而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世之愚人私己而務得之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惟聖人則知其不可進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于過而

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爲之至也堯湯之于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于敗者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外物在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至于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呂註　聖人抱樸以治天下故大制不割則其取天下常以無事而已取之也者得天下之心使之不去者也則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非所以取天下也非所以取而取之吾是以見其不得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天下之爲器神器也性神道可以御神器神無思也無爲也而爲之則御之非其道矣故不可爲也爲者所以求成而適足以敗之執者所以求得而適足以失之也堯非有人非見有于人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凡此者蓋知所以取天下者也是以凡物有行則有隨有呴則有吹有強則有羸有載則有隳事勢之相生不得不然也則安可以執而爲之哉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其敢爲也哉

元澤註　至人體神合變與物爲一雖兼制天下而未嘗有故能從容無爲而業無不濟糠粃堯舜之身運轉妨滯若將不容而況天下之大物是其有我爲者造作是其有爲有已有爲之人方且存乎憂患之間而何暇治人乎聖人心超有無不物于物故陰陽交代而我法不遷苟爲有則物與爲敵萬變糾錯不可勝圖矣改獨行于前而不知隨者在后如形影之不舍呴之欲溫而不知吹者之已至如寒暑之相生知強而已則羸者有時而來知載而已則隳者應手而至此皆造化之大情朝暮之常態有者不知由己不了故有此患而更與爲競夫如是則雖介然一物之微而憂患之大充塞天壤安能操神器而不累乎聖人心合于無以酬萬變方其爲也不以經慮如鏡應形適可而止分外之事理所不爲彼有有者妄見諸相於已樂態爲之不已故事

輒過分此由不知行道呴吹強羸載隳之反覆故爾

息齋註 聖人體道以爲質不得已而受形于天地之間由天下不得聖人則不治故不得已取天下而爲之然聖人視此身猶寄也以天下寄其所寄豈肯強其所無以失眞常之道哉由不知道者以天下爲實有而我始君之于是以有爲撓之以有物執之而不知其所爲者反足以敗之其所執者反足以失之蓋物之在天下或往可以行或止可以隨或噓之可暖或吹之可寒或強而壯或羸而損或任而載或隳而隨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必欲爲之執之使行者爲隨噓者爲吹強者爲羸載者爲隳則雖天且不可而況于人乎聖人因其自然知其所受受者有不可變但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可行可噓可強可載者不至于過而或隨或吹或羸或隳者不至于不及是謂以吾自然輔其自然物各有自然之性益可作爲以害之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惟因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甚

評註 祥注或爲陸惠注

奢泰者非謂後世夸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爲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漢書黃霸傳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其治本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大過者去之小而無害不必改作此漢人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爲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好去聲還旋也處上聲善即有道者也不得已爲之難也若子曰遇易曰師貞丈人吉不得已而後動又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又託不得已以養其中皆與老子語合果而勿矜以下五而字當讀如於字人方果於彼我獨果于此也矜自恃也伐夸

大也驕恣肆也已止
也早已言不久也

蘇註　聖人用兵皆出于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禁靈齊海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強天下者邪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爲勿強也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能無老乎無死乎

呂註　人主者無爲者也佐人主者有爲者也取天下佐人主者任在干有爲猶爲不以道也況于王道之無爲乎所以然者以其事好還而已以道服天下則天下莫敢不服而以兵強天下亦將阻是而抗我矣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師之毒天下如此故善用兵者果而已果者克敵者也敵而克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克敵不謂也此出于不得已非所恃以取強也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果而勿驕其勢果常出于不得已是乃果而勿強之道也如果而矜其能果而伐其功果而驕其勢則是果于強非果于不得已者也凡必壯則老物之情也道也者貴于守柔以爲強乃所以久而不殆者也若以兵強天下則是棄柔而用壯壯而必老則物物物哉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息齋註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是謂好還兵之不勝其害未易一二數使辛而勝其殺氣之應地不能使之生天不能使之和故荆棘生于屯戰之所饑饉起于軍旅之後則其不勝者可知矣故善戰者因其不得已果于一決而不以是取強果者不久之謂也內持不得已之心外爲不得已也若得已而不已兵老而氣衰猶人壯之

老是爲不道人之不道尚猶不
盡年而况于兵之老乎
宏甫註　天道好還而以兵強佐人主者不知道者也
夫知其不可以取強而遂已非果斷不能也
而惟善者能果故歷言當果數事其旨深矣物壯則
老此天道也惟知強壯之可恃不知老敗之將至是
謂不道不道之事
不可以不早已夫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
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
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
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

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佳之也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惡去聲處上聲
下並同左爲陽爲生右爲陰爲死恬澹爲安靜也美即
佳也樂去聲純甫云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
下似古之義疏渾入于經者詳其文義可見
[illegible]註　以之濟難而不以爲常是謂不處
呂註　文王既而武王者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兵而佳
之是乃器之不祥而物之或惡也是以有道者
不處故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其所貴異乎平
居之時則是固以不祥之器處之而非君子之器也
非所以佳之也必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勝而
不美也非所以佳之也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慈者天
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則殺人者豈其樂哉而美之
則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也故吉
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
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夫

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器而不美之可知已以悲哀泣之則是不樂殺人也可知已老子之禁兵禮學者如此而謂老子絕滅禮學豈知其所以絕滅之意乎

息齋註 兵不可佳而佳猶人不可殺而殺焉不樂殺人然後可以言兵孫吳之論兵審陣貫辨奇正其言詳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未必知之也老氏曰恬淡爲上勝而不美夫以恬淡言兵誠豈不類哉然不知恬淡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動動者敗之基也梁襄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使果不嗜殺人則定天下有不難者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必異嗜殺人者有已未有嗜殺人而多歷年者也故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王弼註 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爲常故曰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爲物樸然不偏近于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爲不以物累其眞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眞性無爲則民不令而自均也始制謂樸散始爲官長之稱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母故知止所以不殆川谷求于江與海非江海各之世行道于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于江海也

蘇註 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爲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粃糠足以隕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沖氣升降相合爲一而降甘露膏然被于萬物無不均遍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聖人散樸爲器因器制名益其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于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也

呂註 道常無名名之爲道則與道乖矣方其無名固未始有物也其樸可謂小矣而天下不敢臣夫何故天地資之以始萬物待之以生則天下孰有敢臣其所自始與其所自生哉夫是之謂真君萬物莫不有真君焉是之謂也侯王若能守則是以真君萬物萬物孰有得其真君而不賓者乎故曰聖人作

而萬物覩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謂肅肅乎天赫赫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則交通成和之至也侯王執道純而萬物賓之也亦若是而已孰得見其形哉故人莫之令而自均也無名之樸無思也無爲也主宰一名動則始制有名而名亦既有矣於是之時亦將知止則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則何殆之有哉此王侯所以守之之道也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其有不歸之者邪

息齋註 此言道與器相與爲循環輕重也道常無名不可得而見然匹夫得之樸雖小天下不敢臣知尊之無以加於我也侯王雖大若不能守則萬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雖有高下然至合以降甘露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是天地未嘗不同也由是觀之道雖小不必輕侯王雖大不必貴天地雖判不必離離道散而爲物物各有名而天亦未嘗遂棄物也雖其未嘗棄物物立于

天地之間而不殆者以天猶生之也故物不以道散而虧道不以物生而散善猶川谷之爲雨江海之爲浸潤川谷之氣未嘗不通于江海而江海之泓未嘗不通于川谷若以器取之則水陸之分有不同者矣

筆乘 道常首章所謂常道也無名首章所謂無名也以其未彫未琢故謂之樸以其旦旦而敎故謂之樸樸之亦然能見小而守之者舜矣庚王若能守是見小曰明者也知子守母者也如此則靜爲動君而動爲之臣一爲萬生而萬爲之賓又孰有臣樸者哉始卽無名天地之始制首裁其樸而分之也始本無名制之則有名矣意其逐於名而莫止則一生二二生三將玩歷不能筭而種種名相皆以爲實與接爲搆窮萬世而不悟陰陽之慘殆孰甚焉所謂不知常妄作凶也誠知無可以適有則有亦可以之無是故貴其止止者鎭以無名之樸也知止則不隨物遷淡然自足殆無從生矣此非強之也物生以道生物滅以道滅萬物皆作于道萬物皆歸于道我之性宅我自適之夫何難之有故江海水之宗也川谷水之派也異名必統于道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不失其所卽易之止其所也羅什曰在生而不生曰久在死而不死曰壽

蘇註 分別爲智蔽盡爲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于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力能及我能克己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之強也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是終身不能富也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不生不死者也

呂註 知人者智自知然後能知人則明者固智之所自出也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自勝然後能勝人則強者固力之所自出也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能自知非所以知常也則知常者乃所以自知也明至于自知則其于知人也何有守柔曰強與接爲搆曰以心鬬非所以守柔也則守柔者乃所以自勝也強至于自勝則其于勝人也何有有人之明則知萬物皆備于我而無待于外求也故曰知足者富有自勝之強則于道也勤行而已矣無事于他求也故曰強行者有志知其足于已而強行之則能存其所存而不爲物之所遷矣故曰不失其所者久能存其所存則雖死而未嘗亡也故曰死而不亡者壽

息齋註 知在外爲智智在內爲明勝在外爲力在內爲強智與力爲妄明與強爲眞入道之門皆出于此人所以不能入道者以自見不明而爲物所勝也若內明則自不驚外不驚外則漸能勝物積日既深自然入道凡不足者蓋不知我之有也萬物皆備于我逐照內觀知取諸一身而足不亦富乎知足心生漸辭諸有有力未全未能充其所見必有強志乃能力行見清靜根漸返于道虛中澄貫所得不移無古無今浩然常住是謂不失其所等視死生有知自慕生而不有死而不亡是之謂壽

農師註 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死佛氏之不滅與死而不亡同意是以聖人之生也與死同謂之神聖人之死也與生同謂之壽言其生死之未有異也夫生與死同狀而萬物所故夫身如蜩甲蛇蛻寓之而已蓋蜩之甲已死而其蜩未嘗亡蛇之蛻已腐而其蛇未嘗喪何則其眞者雖死不滅也曰夫至人不焚于火不溺于水虎不能搏兕不能觸乘虛不墜蹈石不窮而未嘗有死則又曰死而不亡何也蓋聖人之玉時隨之而已時之所當行聖人不強避時之所當止聖人不強爲視其天而已故直能之而能不爲之是以有生而不死有死而不亡者也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流無繫著也

蘇註　氾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爲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大而有爲大之心則小矣

呂註　可以左而不可以右可以右而不可以左左在物可左右也凡物之大者則不可名于小小則不可名于大是道也以其可以左右也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成功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夫唯不居不爲主故常無欲常無欲則妙之至者也故可名于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則容之至者也故可名于大雖然既大矣而可名于小則非大也既小矣而可名于大則非小也非大非小此道之所以隱于無名也然則道之所以爲大也果不在大也聖人無道者也則其所以能成其大者豈自大也哉

息齋註　太道氾兮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萬物非道不生而道未嘗言其能也萬物非道不養而道未嘗自以爲主也方其小則不見其厭及其大則未嘗主萬物萬物悉歸焉聖人亦然終不自以爲大而萬物終無以過之唯其不取大故能成其大

筆乘　可名于小爾言不可名小可名於大爾言不可名大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下非大非小非大所以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

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林希逸云。太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執此而往。行之天下也。既盡也

希聲註 太象者道也。夫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天下萬物皆歸往之矣。夫聖人視民如赤子。唯恐其傷。而況有事傷之乎。未嘗有以傷之。則歸而往之者。莫有受其傷矣。莫受其傷。則天下皆安其東。奏樂矣。夫樂可以悅耳。餌可以適口。則旅人爲之留連。爲之歡饗。然非其所安。不可久處。故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也。夫執太象者。則不然。不以欲樂教之入心。淡乎其無味。故言之出口。淡乎其無味。教之入心。淡乎其無味。雖不足以視聽。然用之不窮。酌之不竭。而不可以既。

蘇註 道非有無。故謂之太象。苟其邪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其于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餌盡彼。將舍之而去。若失執太象以待天下。天下不如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呂註 道之在天下。猶用谷之與江海。萬物歸焉而不知主。是無形也。無形也者。大象也。則孰將保我。而不在哉。故曰執大象。天下往。失道而天下往。則去之而已。則其往也不能無害。執道而天下往。則雖相忘于道術。而未嘗相離也。故往而不害。安平泰平者。安之至。泰者平之至。有樂之可樂。有餌之可嗜。則止者過客而已。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則非飢之可嗜。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則非樂之可樂。若然者。用之豈可既乎。過客止則爲之蘧廬。而已非可久者也。用之不可既。則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安平泰之所自出也。

息齋註 道降而有象。象生而物。物往從之。愚者往而不還。智者往而不害。往而不返者失道。而從物

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既與道俱往不離道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與道爲一心不知道道不知心若知道而行則有不安有不平有不泰矣聖人之于形器如過客之寓于旅亭暫住而去未嘗有顧惜之心苟爲欲樂所餌過客止于所寓留而不去未有不爲患者故聖人執大象而往雖從於物其心常與道俱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用無用之用即于形器之間全收道用此其所以安平泰也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深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歙音吸

淵邦原作國今從韓非本

【疏註】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于用智也與管仲孫武無異聖人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于射利聖人知剛強之不足特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頡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反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爲哉聖人居于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脫于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惟處于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呂註】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天之道物

之理人之事其勢未嘗不如此者也故張知歛於強
知弱於興知廢於與知奪非知幾者孰能與于此哉
故曰是謂微明然則能歛之張之弱之強之廢之興
之奪之與之者無形而柔弱者也爲其所歛所張所
弱所強所廢所興所奪者有形而剛強者也則
柔弱之勝剛強也明矣人之不可以離柔弱猶魚之
不可以脫于淵魚脫于淵則獲人離于柔弱則死之
徒而已矣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于
無間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于無間則器之利者也
操利器以馳天下國家則其所以圖回運動者常不
于無形之際要可使知其所自來
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元澤註

陰陽之情如行環然往窮必反盛極必衰觀
乎月滿之虧日中之昃則萬物一致可知
矣唯至人深達洪幾明乎無眹故養生則裕於爲德
處己則適乎消長涖事則知成敗之數御敵則走擒
縱之權古之人所以酬酢萬變而澹然無事者以此
道也然則雖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況于人乎易曰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見形則知
剛強之制柔弱識理則悟柔弱之勝剛強至人深達
微明之義故謙而不亢沖而不盈不與物爭而亦莫
能與之爭也雖然此道本之言耳若夫變化無常則
柔一剛一弱一強孰能定之顧雖剛強而柔弱下
能勝者動契乎理而心不離乎柔弱也由此觀之又
知柔弱之勝剛強矣此所謂利器者也魚與伏水弱
而自藏于深淵之中以活身者也聖人遊處幽密而
操至權以獨運乾萬物于不測故力旋天地而世莫
覩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登暴神靈而使衆
得而議之故嘗竊論之聖人之所以異于人者知幾
也夫以剛強勝物也吾獨寓于柔弱不爭之地則發而用
之其孰能禦之者觀夫天道則秋冬之爲春夏亦
驗矣彼聖人者自藏于深淵之中而託柔弱以爲表
故行萬物於術內而神莫能知其所自此所謂密用
獨化者邪易曰巽以行權莊
子曰于魚得計義協于此

純甫註 將欲云者將然之辭也必固云者已然之辭也造化有消息啓虛之運人事有吉凶條伏之理故物之將欲如彼者必其已嘗如此者也將然者雖未形已然者則可見能據其已然而逆觀其將然則雖若幽隱而實至明白矣故曰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正此理也雖然謂之微明則微而明可也明其微不可也何謂微而明韜此理以自養靜深斂退優游自得如魚之不脫于淵是也何謂明其微炫此理以示人啓寡格尤借寇誨盜如以邦之利器示人是也莊子胠篋一篇蓋明此意利器兵也說喻之言蓋微明之理聖人用之則為太道姦雄竊之則為縱橫捭闔之術其害有甚于兵刃也故聖人喻之以利器云

息齋註 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心之為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欲以止止之轉止轉動聖人知其不可強止故欲歙反張之欲弱反強之欲廢反興之欲奪反與之夫欲止動以止止之止不可得必固反之以動求止自動觀妄動已而竭妄廢真還自然歸止動雖欲動動心不起心既不起止亦不生此聖人歙心弱志廢情奪欲之道微而難見故曰是謂微明此之微明既柔且弱而能勝天下剛強之欲以其不離道母也若離道母則如魚之脫于淵魚既不可脫于淵則國之利器亦不可示人以此示人人亦將有不信者矣此篇世之解者不循其本多以孫吳之兵說雜之此詩禮之所以發冢也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常言道之大常也介甫云言道之主故曰萬物將自賓言道之變故曰萬物將自化作動也鎮者壓定之使不動也羅什曰心得一空資用不失萬神從化伏邪歸正也

介甫註 道之所以為常者以其體無名故無為用有名故無不為侯王能守此始與母之術則萬

物之理得而天下正所謂我無爲而民自化也苟利欲之情一有萌兆必以此太道之質奠而正之使無得動夫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則同于道矣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則同于德矣得于德者必失于道故有無爲之心必有無爲之跡後世將尋其跡而忘其本或爲無爲而至有爲故云無名之樸亦將不欲者將使心跡兼忘至于玄之又玄也夫能心跡兼忘事理玄會則天下各正性命而無累于物之迹矣首篇以常道爲體常名爲用而極之于重玄此篇以無爲爲體無不爲爲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盡其體用也

蘇註 道常者無所不爲而無爲之之意耳聖人以無爲化物萬物化之始于無爲而漸至于作譬如嬰兒之長不僞日起故二十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滋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弊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爲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尚存于胸中則失之遠矣

呂註 萬物皆有名也而道常無名則有名者莫不爲之實故言萬物將自賓則以無名言之雖然此知無爲而已無爲而無不爲則未嘗有夫無爲也故萬物將自化自化則我與萬物莫非道也孰知萬物之實與其所以賓哉故方其自賓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者復于無名之樸而已方其自化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而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也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則豈特無爲而已而亦未始有夫無爲者也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侯王宜道以至于此則可謂不欲以靜矣天下其有不自正者乎夫老子眞人也宜不弊弊然以天下萬物爲事而于侯王如此其諄諄何也道以修之身爲眞以修之天下爲普夫不嗇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天下而先之侯王者知而守之則修之天下不亦普乎夫不嗇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天下而先之侯王義也而學者顧見其言有絕棄仁義則曰老子樸提吾仁義而小之也吾所不取焉耳以絕

息齋註 道自無而入有始于喜怒哀樂之萌而極于禮樂刑政之備極而不反化化無窮則復以樸鎮之既鎮以樸樸亦無名雖用無名之樸亦將若不欲苟有用樸之心則樸非其樸矣不欲以靜民將自正

乙卯十月二十五日 三根校

老子翼卷之二終

老子翼卷之三

北海焦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下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

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無以爲以用也仍一作扔夫音符前識如釋典前塵之前非有諸色之謂也處上聲

蘇註　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于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無爲而有以爲之則猶有爲也唯無爲而無以爲者可謂無爲矣其下非爲不成然猶有以爲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仁義皆不免于爲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爲爲勝義以有以爲爲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自德以降而至于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爲之而不應則至于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又不應于是刑罰興而兵甲起則徒作而無術矣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于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煢然而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也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異陳于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爲前後世人視止于目聽止于耳思止于心宜行于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爲明而不知至愚之自始也世之鄙夫樂其有得于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呂註　道之可道非常道則庸有得而有之者乎上德者以無得爲得唯其無得乃所以得也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者以不失之爲得者也唯其不失故雖得而非德故曰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非故無爲也率德之自然而實無以爲也下德不知出此而爲之故不能不有以爲也夫德無以爲而無所事仁而仁者也是爲之而無以爲也仁則不獨者也必有義焉雖上義不得不爲者也是爲之而有以爲也行者施之而已義則擇所施之宜者也

責所報也禮則施報矣來而不往非禮往而不來亦非禮施報之義也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以其往而不來雖不以禮繼之猶不爲非禮以禮之理固如是也上仁上禮上義猶如此則其下者不論而見矣由是觀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豈虛言哉禮之相責望者如彼則忠信自此薄亂爭自此起而智謀之所以用也是禮雖所以治亂適所以首亂也前識雖所以用智乃所以始愚也夫何故人之治常生于厚厚其性薄則其僞去性而作僞未有不亂者也人之知常在于明明則其實智則其華離實而務華則未有不愚者也是以太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忘仁義絕禮學遺智慧而志于道德之太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息齋註　上德不德則在仁而仁在義而義惟其所之未嘗執也下德不失德則仁之不可爲義義之不可爲禮既已爲之則不可得而變故上德不失道道常無爲而無爲之心下德不失德德則有爲而有爲之之跡矣上德無爲仁是也仁近于道故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近于道故亦無爲亦無以爲降而爲義義者宜也以義宜物則有以爲爲不失宜爲而未失又降而爲禮禮者理也以禮理物苟莫之應而吾必欲理之則有攘臂而仍之者蓋不可得謂之道可得謂之德德在人謂之仁仁不失其宜謂之義義以正物謂之禮故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而義失義而禮自然之次也自道五降而至于禮禮則亂故立禮以救之然至攘臂而仍之則禮亦隨喪然則禮者亂之首也多知不足以爲道由其多知惑亂本無知不從眞浮妄無實然則多知者愚之始也故禮爲忠信之薄而識爲知道之華聖人處厚不處薄貴實不貴華故常不失道本

宏甫註　無爲也而亦無無爲也是謂上德黃帝是也其次雖爲之而實無爲是謂上仁堯之仁如天是也又其次不惟爲之而且有必爲之心是上義也夫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

而義至于失義而後禮則所以爲之者極矣故爲而不應則至于攘臂攘臂不應則刑罰甲兵相因而起矣是亂之首而忠信之薄也凡此皆皆以識智在前爲道之障不知德也仁也義也禮也皆道之華而愚民之始有眞智者所不處也夫華者不實實則厚華則不厚安有大丈夫而不知處厚乎欲處厚者所當去識求智而後無爲大道可幾也

嚴君平解

虛無無爲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爲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謙退辭遜謂之義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禮人此五者皆可道之陳迹非至至者也至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故帝王根本道爲之元德爲之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失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一體而世主之長短也故所爲非其所欲所求非其所得不務自然而務小薄也夫禮之爲事中外相違華盛而實虛末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

威信不及義德不逮仁爲治之末爲亂之元詐僞所起忿爭所因故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虛也禮相僞也此之謂也

韓非解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昵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朋友之相賤也宜親者內而疏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舞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

之禮亦交作之事

助

交作情貌

亦文復有不能相應

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侍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直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筆乘 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莊子舉老子此言而論之曰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惟大人乎雖然既歸其根孰爲物孰爲非物故又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此數者雖有上下先後之異而以聖人用之皆道也蓋聖人自慮同歸二際俱泯復有彼此去取邪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裂毀也

發發起也歇消滅也竭也數上聲

也竭音厥顛仆也數

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爲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侯王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谷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

蘇註

耳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蹷也然其極必至此耳天地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地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本也昏之無孤寡不穀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輪輻蓋軫衆輻載轂轄會而爲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爲車所謂無之以爲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爲天地邪侯王將以貴爲侯王邪大與貴之中有一焉爲此其所以爲天地侯王者而人莫或知之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若玉之璪璪貴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宮註

道一而已而得之則得之者與道爲二非一也唯其得之而無得故謂之得一也昏之得一者莫不然也仰之而天也得一以清故覆焉而不陷俯之而地也得一以寧故載焉而不陷神無形而至虛者也以得一故妙乎有生而靈谷有形而至虛者也以得一故應乎所感而盈其衆爲萬物以得一故王而無極其尊爲侯王以得一故能制天下之動而貞夫一則一之不可不致也如此故一者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神之所以靈谷之所以盈萬物之所以生而侯王之所以爲天下貞者也使天無以清則裂地無以寧則發神無以靈則歇谷無以盈則竭萬物無以生則滅而侯王也無以爲貞而唯貴高之知其得不蹷邪故貴以賤爲本則未有貴者乃貴之所自而立也高以下爲基則未有高者乃高之所自而起也則貴而無其貴者邪是以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天下貴而無其高乃侯王之所以爲也而貴高以爲稱者以其所本爲在此也故致數輿之極之以至于一則貴不異乎賤界不離乎高而要出

於無譽矣譽無譽則毀無毀矣譽無譽則不可得而貴毀無毀則不可得而賤玉可貴故琭琭之石可賤故落落如玉不可貴而賤之謂也

自然註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者何也天之高地之厚侯王之貴神之靈谷之盈物之生侯王之貴極其致無不同知天之所以清即知地之所以寧知神之所以靈即知谷之所以盈知物之所以生即知侯王之所以貞易曰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天下何思何慮言其未嘗不一也若不知一則必自異自異則絕物侯王絕物物亦絕之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豈非知貴以賤為本乎輪毂輻軫會而為車物物有名而車不可名仁義禮智合而為道仁義可名而道不可名苟有真一可執使其跡外見貴者如玉賤者如石皆可以指名此人始得而貴賤之矣

蘇註 侯王不知致一之道與庶人同等故不免以本也何也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貴在侯王可言賤特未知之耳今夫輪輻蓋軫衡軛轂轉會而成車人但見有此數者曷嘗有車哉然而名之曰車而不曰輪輻蓋軫衡軛轂轄也由此觀之則所謂高下貴賤者可知矣人見其有貴有賤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之一也曷嘗有高下貴賤者哉彼賢而不能賤賤而不能賢據吾所見而不能致之一也則亦碌碌如玉如石而已矣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反復也須溪云反者動之極則必歸也是其反也正以其動也非動無反

蘇註 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世不知靜之為動弱之為強故告之以物之所

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母制子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

介甫解 道之用所以在于弱者以虛而已即在天者乎大虛可謂弱矣然無一物不在所鼓舞無一形不在所披拂則風之用在乎弱也即在地者而觀之決者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則水之註于淵虛可謂弱矣然處衆人之所惡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則水之用在乎弱也又曰反非所以爲動然有所謂動者動于反也弱非所以爲強然有所謂強者蓋弱則能強也雖然言反而不言靜言弱而不言強言動則知反之爲靜言弱則知用之爲強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無亦若此而已矣

呂註 道之周行萬物非不逝也而其動常在於反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是也運動乎天地非不強也而其用常在于弱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于無間者是也故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唯有爲能生天下之物而無又能生天下之有則道之動在於反而其用在於弱可知已矣

趙志堅註 反歸本也凡人以移故就新爲動爲道者捨末反本故云道之動蓋身安心寂不動也亦猶遠曰返先既不去非遠也爲無體名遠也今亦不來往而有遠返之名心本安然亦有反動之義內心虛靜外行柔弱者是反本之行故云弱者道之用有者氣也物雖未形已有是氣故云有天地萬法從一氣而生故云生于有無道也一氣從道生故言生于無推極生源指道爲極欲令學者歸心有所前言反者反歸此無也

息齋註 天下萬物生而爲有自有反無然後爲道故曰反者道之動天下之有皆生于無有則必強反強爲弱則可以漸求于道故曰弱者道之用反者自有而求無弱者致無而求道

[箋] 天下之物生於有所謂有名萬物之母是已所謂生於無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已無必生有是故貴其反反者反於無也有生於無是故貴其弱弱者無之似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建立也偷苟反變改也傳奕音義云古本作輸廣雅曰輸愚也或作渝董遇作揄今從王弼傳奕作渝應人之乏而終以見還曰貸趙志堅云貸者暫借非長與也且苟權成非久固也欲使蒙貸者不長得成者非久住感貸何成速歸於道

希聲註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者通乎形外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者止乎形內者也上士知微知彰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際處道器之間故聞道而疑信相半故若存若亡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則大笑之不嗤笑之且將非之矣夫道也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苟不爲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爲道矣夫體道者與日月合其貞明而其光不耀抱明道若昧也與天地合其易簡而其用不可爲典要斯夷道若類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反於玄妙斯進道若退也常處卑下而終不可渝斯上德若谷也常居溷濁而終不可涅斯大白若辱也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生畜萬物而不顯其功斯建德若偷也復其性以御其情斯質眞若渝也正乎內而行乎外斯大方無隅也以若拙之匠陶甄天下而不爲近功斯大器晚成也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

不事小說斯太音希聲也事无事莫覩其用斯大象
无形也爲无爲莫識其體斯道隱无名也夫唯善濟
貸于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
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蘇註　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之妄
廓然無礙卓然有見未免于不信也故下士聞
道以爲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
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
曰語之而不惰皆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

呂註　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
也無所不貽而非察也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
之或先也或庚或類所至則平而未嘗削也上德不
德如谷之虛也大白若辱者使白而不受汚此則不
屑不潔之士而非聖人也廣德若不足者廣大而不
可復加則正于此而已非廣也建德若偷因物之自
然而無立者外昔偷惰而實建也質眞若渝體聖抱
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貞者外若渝也大方無隅全
其大方不小立圭角也大器晚成器大不可逆用也

大音希聲非耳之所得聞也大象無形非目之所得
見也道之所寓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于
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于無名惟其所寓
推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

呂註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則聞道者死生固不
足以累其心豈苟知之而已哉上士聞道眞聞
之者也眞聞之則無所復疑持勤而行之而已矣夫
道亦何以勤行爲哉曰觀諸心以契其所間則勤行
之謂也中士聞道聞之而未審焉者也故若存若亡
若存若亡則不能勤行之一出焉一入焉而已矣下
士聞道聞之而不信者也故大笑之所以大笑者必
情求之而不得故也使道而可以情求則彼不笑之
矣故曰不笑不足以爲道若古之建言者有之皆
不可以情求之謂也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
獨聞和焉是之謂明道若昧夷之以是非而休乎天
物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是之謂夷道若類爲道者
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爲是之謂進道若退上
德者無爲而無以爲者也然其應如響斯不亦若谷

乎大白者滌除玄覽而無疵者也然受天下之垢辱不亦若辱乎廣德者廓乎其無不容也而未嘗自足自是自矜自伐也斯不亦若不足乎善建者不拔而建之以常無有乃確然有見者也故曰建德若偷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而非所驚色故曰質真若渝太方體之無崖無北東然四解泊然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太通此太方之無隅也太成若缺然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此太器之晚成也大音者聽之不可聞故希聲太象者視之不可見故無形凡此皆道也然謂之明而若昧謂之夷而若類謂之進而若退以至音而希聲象而無形名與實殉若相反者也蓋道爲能如此故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而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莫非道也故曰夫唯道善貸且成

元澤註 竊嘗論此篇曰道不遠人而世莫能覩者于能明故也故首之以明道人道甚夷而惟明者能由之以進故次曰夷道也進道也進于道而復乎性命之常則不德之德也故次之以上德上德者自得其德而不同乎庶物者也故不染而白以其白自異于物而則安能若谷乎故次之以若辱辱不辱而絜則是伯夷之隘也安能廣乎故若辱而后曰廣德上德而能廣則是與人爲徒而可以爲君師矣故曰建德若偷偷者不汲汲乎有建者也建德則有所立而雖本近僞矣故又要在乎不易五品真故次之以質真其序至此則道之在我者體既具矣故曰大方無隅有太方以爲體則所以應無方之傳而可以渚餘爲人矣故曰大器大器者業也至人以其糠粃土苴爲器而器未嘗不天也孔子以管仲爲小器則帝王之功其大器乎道雖爲此而要其終則未嘗爲也未嘗有也故曰大音也大象也然則既盡之矣故能與道爲一而供舊物之求成萬物之性也嗚呼是道也不可以識識而況于以言言乎而余論之者亦其粗而已矣

息齋註 上士聞道雖衆人譏詆不能使之不勤中士聞道雖不能無信亦不能使之無疑下士聞

道雖聖人復起不能使之不笑蓋膠于有者天下皆是彼方以有爲實合遂告以有之非實而無之爲眞其義不疑且笑故不笑不足以爲道亦理之常然不足怪也上士之勤非能勤也有見而勤下士之笑非故笑也無見而笑上不至于勤下不至于笑不能無見而又不能信其所見雖使之不疑不可得也古之立言蓋不之矣明道者自明非色之明外不得而見其明故曰其明若昧進道者自進非力之進外不得而知其進故曰其進若退夷道無所不平彼以彼之平猶吾乎也故曰若類上德無所不容彼雖恢奇譎怪而吾以一視之故曰盲谷大白不汙其性苟性不汙和其塵皆可視之也故曰若辱廣德必有見於大苟見于大雖欲使之息不可得也故曰若不足建德者內立自性有立則推吾所之故曰若變大方無隅非徇于外外不徇則惟吾所之故曰若變大方無隅非廉隅可得而察也太器晚成非成不成可得而盡也大音希聲非聲音可得而知也大象無形非形器可得而執也中下之人方役其所見而議吾之昧以實

昧實退實類實辱實偷實偷其不侮笑者幾希矣上士

太道無名隱而不可見至其貸以曲成乃其小者

爾非其實也上士知其無名略其貸而識其大故亦

不可以議其名中下之士執其貸且成者以議全此

其所以愈議而愈非也

筆乘 上士者恬惔寂寞虛無無爲者也勤於此則勤

行之至而實無所勤行也斯所謂天然縣解矣

而下士惡足以知之君平曰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

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敎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

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敎我亦敎之

皆後
向
力沖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凡動物背上於陰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日反而明氣運乎其間木絕水曰梁木負棟亦曰梁取其力之強也故曰強梁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蓋古人嘗以此爲教而我亦教之但老子獨舉之曰教父者如言萬物之母之謂也主義父主教故言生則曰母言教則曰父

蘇註　夫道非二非一也一與一爲二二及其與物爲偶道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物雖有萬不同而莫不負陰抱陽冲氣以爲和者蓋物生于三而三生于二二理之自然也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重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與之知之矣

呂註　道之在天下莫與之偶者莫與之偶則一而已矣故曰道生一既謂之一則謂之者與所謂爲二故曰一生二有二則有三矣故曰二生三三故唯無名則已苟謂之一則其適遂至于三三位而萬物生矣故曰三生萬物凡幽而不測者陰也明而可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背于幽而不測之陰向于明而可見之陽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負則背之抱則向之也雖然必有冲氣以爲之和蓋陰與陽一也中氣一也萬物不得一無以生故人之所欲者斬冤富貴也而其所惡者孤寡不穀也斬冤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而遂有之以爲固則向陽而不知反之甚者也古之制名者以其所惡爲王公稱者欲其實而不忘賤高而不忘下抱而知所負向而知所反以不失乎冲之和而已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也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我之所教道也教而不以我義者則亦非道而已蓋唯通于道者爲得一得一則無我無我不爭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反是死之徒而已君子之教人雖或不同然至于反而無我教之所自而生也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意齋註】道生一方其爲道則一亦未生一既不生二則安得有二無二則一不散故所以謂之不二言其未有一也及其有一即有二有陽即有陰有陽則又有陰陽之交故有二則有三至于三則無所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一也陰陽交而中氣爲和三也萬物孰不具此三者然要其本則必歸于道道者未有一之謂也由其本生于道故未而不失道是以天下之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蓋損益之生損也夫惟損益同源故自損則必益自益則必損聖人未嘗教人知強梁者不得其死也是謂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亦其應世之跡不得不然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馳騁後使也堅猶剛強不曰剛強而曰堅變文叶韻也無間無內也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柔能後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而無有能入之一二語皆設喻以明無爲之有益也

【蘇註】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于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爲故能後衆強出入羣有

【呂註】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觀于物則水是也無有入于無間觀于物則氣是也水以其柔弱故幾于道然而不能無形者也而猶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氣以其無質故合于神然而不能無氣者也猶能入于無間而況以無形之至柔太易之未見氣於以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于無間則孰不爲之動而亦何入而不自得哉故曰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而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是亦不知反其宗而已矣

息齋註 物本非物堅者偽也雖天下之至堅其極至堅況於無之眞豈不足以破有之偽乎故無有能入無間無間者蹈水火入金石其精不亡之謂也無爲之爲其爲以道不言之教其教以天故無有能及亡之者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蘇註 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猶未爲忘我也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于名與貨乎然貴以身爲天下非忘我不能故使天下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而后知貴身知貴身而后知忘我此老子之意也不得者以亡爲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又有甚于亡者惟齊有無均得喪而後無病也愛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爲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

呂註 列士之所徇者名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于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貪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于貨也故曰身與貨孰多所徇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之所徇雖或不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亡其存則不知亡之病于得也故曰得與亡孰病是故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并其身貴而失之是太費也蓄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并其至富而害之是厚亡也夫唯有德者知至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己而無待于貨也故知止而不殆不辱之在己而無待于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己而無待于貨也故知止而不殆則可以長久矣

息齋註 人每貪于名溺于貨徇于得者由其無所見也我愛于物愛多則我費大則危有不可勝悔者君子則不然知物之備

于我自反而足故于外無求雖欲辱之不可得也知吾之所正止于至道故非道不爲雖欲危之不可得也是以爲常

常故能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蘇註　天下以不缺爲成故成必有敝以不虛爲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于大成而不敝盈而不窮也直而不屈其沖是以成而不敝盈而不窮也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如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成而不缺盈而不地直而不屈巧而不拙如而不訥躁之不能靜上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滿于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淨不染于一非成非缺非盈非沖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爲天下正矣

呂註　萬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大成也然始無所始終無所止故若缺唯其若缺故其用日新而不敝萬物酌焉而不竭是盈也然益之而不加故若沖唯其若沖故其用日給而不窮大直者曲之而全枉之而直者也故若屈大巧者刻彫衆形而不爲巧者也故若拙大辯者不言而辯者也故若訥如是無它凡以有本故也本者何也今失寒熱者天地之所爲有形之所不免也而躁焉則可以勝天地之躁靜猶可以勝天地之所行況夫躁無爲之清靜以爲天下正則安性而不勝者乎故以言其成則若缺而不敝以言其盈則若沖而不窮其直若屈而伸其巧若拙而工其辯若訥而諭此之謂有本

息齋註　成與缺沖與盈直與屈巧與拙辯與訥皆物之形以者也惟道無名以形求之皆不可得

故雖成若缺雖盈若沖雖直若屈雖工若拙雖辯若訥蓋其成不以形其盈不以器其直不以壯其巧不以心其辯不以口故世以形似求之皆不可得也蓋世之言道術未有不偏如躁勝寒而不可以勝熱靜勝熱而不可以勝寒要其各有所止也惟清靜無爲雖不求勝物而天下之物莫能勝之故曰清靜爲天下正

葉夢得註 寒暑者天地之氣也有人于此躁猶可以勝寒靜猶可以勝熱苟知其所勝孰能而不可爲則清勝濁靜勝動其効亦可見矣而況于鋭之勝成沖之勝盈屈之勝直拙之勝巧訥之勝辯惟其不察此故必求其能勝之者苟求勝之終非其正也唯清靜爲天下正

吳註 以成爲成以盈爲盈以直爲直以巧爲巧以辯爲辯小矣若缺則非成若沖則非盈若屈則非直若拙則非巧若訥則非辯乃爲成之大盈之大直之大巧之大辯之大者也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卻屏去也糞糞田也吳如清本糞下有車字以張衡東京賦卻走馬以糞車爲證戎馬戰馬也郊交也一國相交之境也戎馬生於郊言兵久不還也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安之無往不足故曰知足之足常足

希聲註 天天下有道之世雖有甲兵無所用雖有健馬無所乘天下無道之時天子則外攘四夷諸侯則外侵鄰國故兵甲動于境內戎馬馳于四郊桑梓盡于樵薪荆棘生于隴畝矣夫無道之君毒痡天下原其所以其惡有三心見可欲非理而求故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必害於人故禍莫大焉欲而必得其心愈熾故咎莫重焉然自非聖人不能無欲欲則不能無求求而不知足禍之甚者也嗟呼凡非真性

皆外物也夫焉得而有之人皆有至足者能知至足之足則無所不足矣

蘇註 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卻走馬而糞田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足其足者其禍又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之于身患必及之秦王而爲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唯知足者所寓而足故無不足

呂註 天下有道民之智能已于耕食之間而益爭鋪于無欲之際而其死已脫矣故曰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見可欲以爲造兵之本雖有封疆之界不能定也故曰戎馬生于郊然則罪之所由生者何哉可欲而已矣故曰罪莫大于可欲由可欲故不知足則雖有餘而不止也平爲福有餘爲禍故曰禍莫大于不知足由不知足故欲得欲而得之則怨咎之招而況之所以不已也故曰咎莫大于欲得故不知足者雖足而不足則知足之足常足也可知矣

息齋註 天下有道則能使兵爲民天下無道則能使民爲兵人能知道則能使色爲空人不知道則能使空成色可欲者愛也不知足者取也欲得者有也由愛生取由取生有衆內橫生遂爲無窮之咎若知取不必外是謂知足則無不足矣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蘇註 性之爲躰支通宇宙無漆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爲物所蔽性分于耳目內爲身心之所紛亂外爲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所戶牖之間蔽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弥遠而弥少也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呂註　天下之所以爲天下者果何邪且天下之所以爲天下則不出戶而知之矣天道之所以爲天道者果何邪見天道之所以爲天道則不窺牖而見之矣今夫天下之大固無窮也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所知者幾何哉天道之遠固不測也必待窺而後見之則目力之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知天下之所以爲天下故不行而知見天道之所以爲天道故不見而名夫何故以其備于我故也知之于所不行名之于所不見則不爲而成矣

章安註　出戶而知知其所可知爾窺牖而見見其所見乎出戶則離此而有所知知其知彌幾也窺牖則即彼而有所見其見豈遠也聖人客逮獨化不以知知故無所不知不以見見故無所不見天下者物之所在使然者也天道者道之所在自然者也其粗在物其妙在道皆不離當躬而盡夫知見何事于出何待于窺出戶則有行窺牖則有見聖人不行而本乎智不見而本乎心故天下之事皆可得而知天道之妙皆可得而名能知能名故不爲而爲成其所自成也

息齋註　出而求天地者求其形也天地不可以形盡而可理盡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若知其理之在則雖閉戶可也聖人知不在形故不行名不在色故不必見成不在事故不必爲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羅什註　自化清靜自正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曰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羅什註　損之者無麤而不遣遣之至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

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是非俱忘情欲既斷德與道合至于無爲已雖無爲任萬物之自爲故無不爲也

蘇註不知道而務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未免爲之知之次也苟不日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以求復性是謂之損孔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者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妄之心猶存及其兼忘此心純性而無餘然後無所不爲而不失于無爲矣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于外而物遷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爲故無事其心見于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呂註爲學者未聞道者求之則不得不爲博故曰益爲道者已聞道者也已聞道者而爲之則期至于無爲而已故曰損而損之者未免乎有爲也并其損之者而損焉而後至于無爲無爲者無

有而已無不爲者乃所以無無也此之謂絕學無憂也何有由此觀之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觀莊周之所以應帝王者而深求之則可知已

賈茂材註無所不知而後可以言學故學欲日益者可以進損者不可羅損而未能兼忘其損未爲損也直須瞥地脫落前後際斷乃至無爲之地故能無所不爲而應用不窮

息齋註爲學所以求知故日益爲道所以去妄故日損知不極則損不全故日益者所以爲日損也若損之又損妄去真全則無爲矣至于無爲則凡有爲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損益論也及其無爲之至無取天下而有之尚猶不見其事若以有事取之取一物尚不可得而況于取天下乎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無常心心無所主也慄慄圖協反爲去聲渾胡本反

蘇註 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爲形在方在圓爲圓如使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爲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測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者未嘗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天下善惡信僞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僞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孩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于善無所善于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慍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呂註 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在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操存舍亡則無常體之可測出入無時則非方所之可得神則若是人心亦然聖人先得我心之盡者也故無常心而以百姓心爲心猶之鑑也無常形以所應之形爲形而已聖人之視已心也如此則其視百姓心亦若是而已則善不善信不信亦何常之有哉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知其心之善不善無常而以德善之故也信者吾信之知其心之信不信亦無常而以德信之故也物得以生之謂德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則德者性之所自出而無不善不信明矣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然不已爲百姓渾其心也者使善信者不以自異而不善不信者不自棄故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唯聖人之爲視聽而聖人皆孩之孩之也者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有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

知其心之無常猶已而已矣

元澤註 善惡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私公于大道則雖日覩善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因世之情強立毀譽而心知善惡本非其實故不善之善非隣而知之乃不覺有異也心善惡之實真善也是以萬法雖殊等爲實相信與不信混爲一體知一切相無非妄者故能視不善猶善知一切相無非實者故能視不信猶信當妄知實當實知妄此聖智所以異于衆人也

息齋註 甚矣心之爲天下害也莊子曰賊莫大於德而地無遠不至而世人但以分別爲心分別心生妄有所見遂喪其全此莊周所以謂之賊也聖人之心常與道俱道無所不在吾心亦無所不在故無常心及其出而應世知其相從于妄故取捨之心未嘗生也善吾從而善不善亦吾從而善于天下無不善是謂德善信吾從而信不信亦吾從而信于天下無不信是謂德信恐天下之人德有心而心在眼穿鑿取與不見大全故無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用耳目所接者爲明而不知其非明也聖人皆孩而畜之使不爲非明所亂然則非明者豈釋氏所謂無明者歟

宏甫註 百姓有善不善而聖人皆善之百姓有信不信而聖人皆信之夫聖人曷嘗有善信之心哉一以百姓之心爲善信故也是爲同德之善而非一人之善同德之信而非一己之信故曰德善德信也夫天下之人各其心也久矣聖人則合天下之人而渾爲一心百姓皆注其耳目以我觀彼以此視彼我各相是非不可一也聖人見此不喜聞彼不怒一以嬰兒遇之是以彼亦不矜此亦不慍釋然皆化而天下定矣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也如此此太上治世之大旨所以能無爲者哉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

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于無莊子萬物皆出于機入于機又曰其出不訴其入不詘入曰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爲生入爲死夫音符攝生如攝政攝官之攝不認生爲已有如暫焉管攝之也不期而會曰遇兕音似山海經兕出潞水之南蒼黑色爾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

蘇註 性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不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通于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千言萬言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矣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也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即死之徒也人之所賴于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聖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

呂註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則生死相爲出入而已矣生之徒十有三則由生而得生非幸生者也死之徒十有三則由死而得死非不幸而死者也民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則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穀養其外而病攻其內非不以生爲事顧不得其道而動之死地者也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由生得生由死得死者固不必論而以生爲事而反之死地其失爲在此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老子之于此固已體之而言蓋以疑之言聞以質之何也此莊周所謂重言耶嘗試論之人之所以遇虎兕被甲兵而虎兕甲兵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也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即死之徒也人之所賴于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聖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

之所以能傷人者以吾有身故也今我視吾心莫知其鄉則吾心不可得則吾身與物亦不可得內不見有身外不見有物則孰為死地孰為虎兕甲兵而投其角措其爪容其刃哉然則善攝生者夫何以加此

元澤註 至人不知死不知生故亦莫能死亦莫能生故曰未嘗死未嘗生也彼偏乎陰陽而與生死為徒者及徇欲為咎動之死地者凡是三十類所是則殊而原其所以迷太道之至正而不免于生死者由妄有其生而殺生過厚故耳或曰彼為道而至乎枯槁者豈生生之厚乎曰吾之所以為我不死不生湛爾常一唯當息妄而彼乃執其所見更為枯槁故雖志趣空寂而不知其為有我之在者也無死地者由其無生彼無生者湛然常生而不自生故未嘗死未嘗生道至平此則雖其形有殫而神未嘗變安得死乎此中國之神聖而西方之佛也若然者變化無常水火不能焦濡斫撻不能創病棄虎觸實往無不

通考作知之

通則物欲有之而不得況能傷之哉或曰然則何況謂之攝生曰降此一等便為死生所有故攝生必至于此然後生常在也是比于含德之厚者又為至矣

筆乘 生之徒十有三此練形住世者也死之徒十有三此殉滅種性者也凡此十分之中率居其九皆生生之厚者也夫有生必有死是生固死之地矣兕虎甲兵將安避之善攝生則無生矣故兕之角無所投虎之爪無所措兵之刃無所容何者彼無地以受之也厚生者九無生者一老子于十之中闕一自擬其旨微矣然聖人無生非故薄之也本無生也昔人云爱生者可殺也爱潔者可辱也爱荣者可辱也爱完者可破也本無生孰殺之本無潔孰污之本無荣孰辱之本無完孰破之知此者可以出入造化遊戲死生乎

程俱論 萬物之變莫大乎死生人之為道超然于死生之際則無餘事耳生果來乎死果往乎以

生爲實來則吾之所從來者宜可知矣南北邪東西邪上下邪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來可乎以死爲實往則吾之所從往者宜可知矣心邪物邪人邪天邪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往可乎然則吾之生也何不知其所起後不知其所斷貫萬古而常存者湛然也然後曉然知我之未嘗生未嘗死也將以奚爲死地共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畜許六反夫音符長上声下同

希聲註　夫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其所由生者道也其所以畜者德也形其材者事也成其用者勢也萬物以能生故尊道以能畜故貴德道德以生畜之故自然爲萬物所仰豈有授之爵位而後見尊貴哉然道者直精之妙德者妙物之用然可以兼用不可以兼妙道可以妙德德不可以兼道故稟其精謂之生含其氏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保其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亭量其用謂之毒保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本道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爲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玄德莊子天道篇言人同于道德今此章言道德同于人是以其辭同而其理通也

蘇註　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爲德牧養羣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遂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爲勢而後興亡治亂之刻成矣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道而貴德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無位而德有名故也恃賞尊貴者非實尊貴也

呂註　萬物之生常本于無名之物而其常在于一而未形而物得以生者道也及其為物則特形之而已非其所以生且畜也已有形矣則果者不得不鱗介羽毛以至于幼壯老死不得不幼壯老死皆其勢之必然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然則勢出于形形出于德德出于道道德本也形勢末也本尊而末卑本貴而末賤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此其所以能以無為之柔弱而勝形勢之剛強則王侯之所以寘化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則雖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至本而言之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莫非道也而道終無名焉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元澤註　此四者皆道也以其各得其道故但為德為德則畜之而已然畜之所以為德也及乎得其得而成形則物而已矣物有其形則遠近相取圖采相交各因其勢而成狀故德者道之分物者德之器勢者物之理明乎道德則形勢不足知而應酬無難矣命于天則為天子命于天子則為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殺之矣唯道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假之故常自然也

息齋註　物非道不生非德不畜自其有形以至於勢極矣然不自尊其尊不以道德為主道之尊德之貴至於此于物也莫之命而常自然自貴其貴其施於物非有心以長育成熟以至于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由其自然故未嘗望物之報生不辭勞施不求報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

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兌口也人之有口家之有門皆喻物所從出者塞而閉之藏有於無守母者也參同契云耳目口鼻皆閉固勿發揚先口勿以談希之順以洪即此義不可目窺曰小不可力得曰柔遺唯季反襲常猶前言襲明密而不露也記曰挫而充爽曰襲

蘇註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其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自悅于色耳悅于聲聞其悅之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悅之趨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為強而非強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矣世人聞其所悅以身徇物性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已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見鼻之能臭口之能言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于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呂註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則經所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者是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常無名而為天下母無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而未足為天下母何也蓋有名徒為萬物母于無名故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也聞道易得道難得道易守道難今我既得其母以與心契矣非特聞之而已也則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而我常守之而不失則天下孰能以其所出而害其所自出哉此其所以終身不殆也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此則守其母之謂也心動于內而吾塞其兌而不通不通則心不出矣物引于外而吾納焉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入而擾心我則閉其門而不納不納則物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之

夏其云于前各歸其根而不知矣夫何勤之有哉古之人有能廢心而用形者以此道也若開其兌而不塞濟其事而不損則我之心直爲物之逆旅莫適宇者何恃而不矣哉此所以終身不救也夫惟守其母者無見其心於動之微則寂然不動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見小曰明守無形之至柔而物莫之能勝也故曰守柔曰強既用其光以照其動之微復歸其明以反于寂然也則未嘗開兌濟事以至于不救何殃之有哉知是則襲于知和而深不可見矣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息齋註　道爲物母物爲道子古之得道者能使子母不離而道物爲一蓋物從道出物不異道子從母出子不異母而世欲棄子而求母子不異而自異之是以終不得而一也使人知物即道子即無知之守之則左右逢其原有不離者凡物不自道而用物以遺道者以人開其兌也兌者穴也穴其穴以濟其欲心蕩而精衰則物隨而衰必閉其兌塞其門神不外出旋

元自歸自然子母不離道與物一矣古之至人保其身而身存者用此道也人之患在于不謹其小不養其微若自小而謹之自微而養之雖小必明雖微必強故曰見小曰明知柔曰強明者本也光者明之所自出也元明爲本其末分而爲視爲听爲竟爲觸者皆其光也道自本流于末孚自末求其本故曰用其光復其明是謂襲常常即本明光自明而光今以光歸其明故曰襲常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有餘是謂盜竽非道哉

介然有知猶言微有知也夸張曰施邁之反也夷平也路狹而邪爲徑除治也傅曰蕪除先人之敝廬是也青赤黃文色絲爲采傅奕云采是古文繡字

資貨貨有餘是謂盜竽誤作盜夸今從薛非本

元文作若是

韓非解　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文采繁倉庫虛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国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以至於傷国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饒貨有餘國有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太姦作則小盜隨太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声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太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帝聲註　老氏言若吾嘗然略無知道之心始欲希於使我介然微有知常之為務務其苟合於當世也而是畏畏其不合於太道也夫太道之云猶亨獨也亨獨乎易無往不達以其大直不慮小迂而世人欲速由于捷徑是以嚬嚬迷惑不達所趨故聖人病之

憤所施教畏其道民於邪路終不合于太道焉

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甚修除增宇甚靡峻則知其君好土木之功多嬉遊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則知其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甚空虛則知其君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彩則知其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劍則知其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飲食常饜飫則知其君好酣飽忘民事矣觀資貨常有餘則知其君好聚斂因民財矣凡此數者皆益用民力以為夸毗故謂之盜夸盜夸者非有道之治也然則盜用之又陰取之而民不知也所謂唯施是畏其在此乎

蘇註　無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教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于太道則有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太道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為迂遠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教為事夸以誨盜哉

呂註 君子之于道不可以不刳心刳而無餘雖音變速于前而不足以撓吾之靜夫何施而畏哉使我不能刳心而有介然之知行乎大道則唯施是畏求其周行未殆不可得也況夫開其兌濟其事者耶太道之為躰不知而知則夷之甚者也而民乃以有知求之是好徑而不知所由也人之生以食為本而食必出于田田治而倉實倉實而食足而財豐財豐而廷治以知其本之所自出故也今以介然有知之心而行于大道則已不得其母不得其母則其子非吾有也非吾有而取之猶之酒囊其腹內無其田虛其倉而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亦非其有而取之矣非盜夸無以為也豈道也哉

息齋註 道不在知知者邪思也真道必明明而非知知不可及故施之不盡用之不窮使我介然以有知之心而行大道所知有限而道無窮休休然恐其施之不足是謂惟施是畏蓋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處經者知之為賊也使行于無知則凡所見聞無非道者豈不蕩然廣大心逸日休哉後世不然明是除除者治也除治其朝廷則外飾者至矣田甚蕪倉甚虛則行不修而無所用心不治倉甚虛則行不修方且服文采以敗人甚邪

劫以威衆積飲食財貨而無所用之日是謂盜夸如此則去道遠矣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餘修之于鄉其德乃長修之于邦其德乃豐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蘇註 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唯聖人知性之眞審物之妄脩物而修身其德充滿實無所

立而其建不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身既修推意無以及外雖至于天下可也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天下人以天下觀天下亦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古註　凡物以建而立者未有不拔矣凡物以抱而固者未有不脫者也唯為道者抱神以靜則善抱而不脫矣夫唯所建所抱者如此則其傳豈有窮哉此子孫所以祭祀不輟也世之所謂修德者或修之于天下國家而不知其本真乃在吾身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或修諸其身而不能推之于天下國家者故曰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也蒞周以為道之直以治天下其說出于此

何自因知何身下因

也然則何觀而修之以身觀身而已矣何謂以身觀身合吾觀吾身之所有何自也則知吾身之所自而有矣又觀吾身之所以觀者何自也則知吾觀之所自而觀矣既知吾身之所自而有又知吾觀之所自而觀則所以修之身已足而無待于外也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若是而已矣古之所以藏天下于天下者用是道也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毒蟲蜂蠆之類以尾螫人者曰螫猛獸虎豹之類以爪拔人者曰據攫鳥鷹隼之類以爪搏擊物者曰搏

以四指握固無有為握固蟲子垂反說文云赤子陰也
號平聲亟所嫁反文聲斷也又常極無聲曰嗄三作嗌
不嗄夏黃公林之古不無益不要并
子之文後人增入之祥吉凶之候也
老子之言道德無以嬰兒之者皆言其体而
蘇註　已未及其用也夫嬰兒泊然無欲其体則至矣
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道無形体
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于有形
者由莫有心也故有心而傷者亦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而曷由傷
之夫赤子所以至死者唯無心也無氣而自作是以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心動則氣傷氣
而自作則號而啞終日號而不啞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
傷則號而啞終日號而不啞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
和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
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
或皆謂之常性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氣惡
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益生使氣不能所
自然日入于剛暴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呂註　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比其長也耳目
外心識受于內而益生日益多則其厚者薄矣
為道者損其所益生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故曰含
德之厚比于赤子夫赤子之為物特以其受冲氣之
和積而未散而猶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況
夫文純氣之守通乎物之所造而其和太同于物者
夫孰能毒之魏文侯之問卜商是也蓋唯精為能致
和何以言之今夫赤子不知所取而握固不知所與
而蝮作則精也使赤子也介然有取與之知則不一
而粗矣其能如是乎故曰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
牡之合而蝮作精之至無所憂慍故雖終日號而嗌
不嗄則和也使赤子也有所憂慍則氣矣而不和其
能若是乎故曰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夫形全精
復與天為一精而又精其充中氣之和以至夫
精反以相天精而至于相天則
楚則至于復命復命曰常舍德之厚則至于知和知
和曰常則道德雖有間及其會于常則同也知常
則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身若槁木之表而心若死灰奚以心使氣為哉故光耀生則日祥禍福無有則無人災祥者禍福兆于此而人災隨之矣心使氣則目強強梁者死之徒夫致虛而守靜者道也道乃久沒身不殆致實而強則物而已物中則老其道也哉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蘇註 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信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同而與道同也可得而親則亦可得而疏可得而利則亦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亦可得而賤躬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為親疏等視逆順而孰為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為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為天下貴也

呂註 知至于知常則知之至也知之至則默而成之能無我雖知之非真知者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則默而成之之道也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就利不違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榮不辱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者則貴在于物而物能賤之不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者貴在于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為天下貴不亦宜乎然則知道者固終不言故曰今以言言道則言非道也而知者乃以言為知則是知知矣斯言所以不得不出也以其言出于無言雖言猶不言也天道豈默然也哉

碧虛註　君平曰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其非苦如苦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音味尚爾況妙道乎所以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塞兌閉門已見第五十二章然彼則約道清淨以塞者欲愛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故與損聰棄明之說夫道無形不可以目眡不可以口傳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辯焉不能議此至人不待收視緘口而自塞兌閉門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已見第四章然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至人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躰則進銳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於何而生故至人之遊處顯則與萬物共其本晦則與虛無混其根語默隨時而不殊卮言日出而應變是以謂之玄同也

元澤註　不言者非密而不言誠無所事言何則不見一法故也不見一法故物物而不物于物況可得而親疎貴賤之乎可得而親疎貴賤者物而已矣彼物物而不物者物物而不物故莫之爵而常貴也

息齋註　世之所有皆為夢境故知者不言知言之本盡也世之昧者以夢為實譊譊諍說終不離夢故言不知由其見之未至也塞其兌謹其出也閉其門閉其入也挫其銳者治其內也解其紛者理其外也和其光者抑其在已也同其塵者隨其在物也無出無入無內無外無已無物是謂玄同既得其同謂之親而遠謂之疎而近謂之利而不喜謂之害而不懼謂之貴而不高謂之賤而不下凡物不足以名之故能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

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蘇註】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于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爲正以用兵爲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止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人不務本業而趨末技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僞而多爲法令以騰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于盜賊矣

【呂註】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其來久矣則其所以久者也故以正而不以奇正者所以常且久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處其而常且久則是處之也故以奇而不以正奇者應一時之變者也以奇故不能不以爲以正故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也治國而無所事智則有事之不可以取天下也明矣故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何以知無事之足以取天下哉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而知之也夫唯爲不出于無爲而至于有事則天下多忌諱以避其所惡則失業者衆而民彌貧人多利器以趨其所好則下推知而國家滋昏民彌貧而多利巧國家滋昏而奇物滋起此法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有也法禁于法之所加而不能禁于法之所不加令行于令之所聽而不能行于令之所不聽民貧而多利巧則令有所不聽矣國家昏而奇物滋起則法有所不加矣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有也若然者凡以有事取天下之過也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取天下常以無事之證也蓋其失之也由有事故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而國家滋昏惟其如此故民多利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也其復之也由無爲故好靜無爲故民自化而絕巧棄利奇物不起好靜故民自正而盜賊無有出如

爲好靜故無事而無欲以無事故民自富而無忘論之貪以無欲故民自樸而無利器之昏其序然也

息齋註　我以正治人由人之本正也以奇用兵由兵之本奇也以無事取天下由天下之本無事也凡我之應物者豈以我哉亦由物而已矣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爲一身中國爲一人者其治自心出也我多忌諱則禁防必設禁防既設則民安得而不貧我以利示民則民多趨利民既趨利則國安得而不昏我以巧示民則民多伎巧伎巧既勝則奇物安得不滋我以法治民則民亦竊法以自便上下相盲則盜賊安得而不多聖人示以無爲示以好靜示以無事示以無欲天下各以其所示者報之故曰德猶風也民猶草也草之風必偃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悶音門缺殘缺也一作缺缺失望貌以其察察宜無不及故人望之而卒失望也極終也奇哀也廉稜也劌居衛反割也皆謂世利傷物也

蘇註　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敝而不知也蓋福倚于禍禍伏于福譬如老稗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止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于萬物之表而攬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其民醇醇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爲至彼方且自以爲福而不知禍之伏于後方且自以爲善而不知妖之起于中區區以察爲明至于察其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于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所謂悶悶也

呂註　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下則其政悶悶者言其不以察爲快也故其民淳淳者言其不薄于智治國以有事爲天下則其政察察者反悶悶者也故其民缺缺者言其不全于樸也淳淳故安于德性而不爲禍福奇正善妖之所惑是不薄于薄也缺缺故避禍而未必免求福而未必得以爲正也而有時乎爲妖而禍福奇正善妖未知孰在也徒令智多而難治是不全于樸也何則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有所宜有所拂者世所謂禍而有所宜者世所謂福而有所拂則所宜則福所伏也則孰知其極而避就之耶自殉殊面有所禍所伏也則孰知其極而避就之耶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則所謂正者果未可知也今爲正者後或爲奇此爲奇者彼或爲正善與妖亦然則天下之禍福正奇善妖果未可定也民自有知以來迷而孰之其日久矣奈何重之以察察之政而使之不得反樸而全乎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故不以一人斷制利天下廉而不劌物而不傷直而不肆故能曲全而枉直光而不耀故用其光復歸其明此無它取此悶悶而去彼察察故也

息齋註　其政悶悶若無求于民而民不以巧應上故其民醇醇察察若有得于己而民以巧求免故其民缺缺天下之事禍福之相爲倚伏所從來久矣政悶悶者無得在我而有得在民政察察者有失在民而有得在我我得則彼失我福則彼禍自然之理也昧者不知理道之正專以察爲明以求僥倖之福遂使正復化而爲奇善復化而爲妖人之迷其日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賞罰刑政蓋有設而不用其極則能使奇者反而爲正祆者變而爲善故曰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廢引中人而陷于小人之途此不可不知也

震師註　其無正邪蓋有正者有正正者無正是也夫唯無正故能趨乎吉凶之表而無禍無福以知其極也若失其無正之地而流于吉凶之域則一禍一福其運如輪其循如環終

于迷而已故曰正復爲奇善
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矣

五十一月三十五日

云卿校

老子翼卷之三終